

柳河東全集

冊二

唐柳河東集卷第二

明樵李蔣之翹輯注

古賦

佩韋賦

并序○子厚此賦當在貞元二十年後

子而後知中庸之門戶皆貞元末事也  
時子厚願學中庸見於文者亦甚矣按  
韓子西門豹性急急嘗佩韋以自緩董安于性  
緩嘗佩絃以自急注韋皮繩喻緩緩也絃弓絃  
喻急也成大抵古玉佩服之設非以爲觀美蓋  
法象以成己耳玉佩取其德玦佩取其斷鱗蓋  
佩取其近者而思之環佩取其立義己所不足  
觀其近者而思之環佩取其立義己所不足  
也但枉道而失身于王叔直之執輩則柔所  
從而取象於同軟惡之情狀亦過不更甚乎  
○謂順其過而又爲之辭也黃震曰佩韋賦謂  
讀古書觀直道守節者則壯之常懼失中庸  
但不知識子厚所守者  
何節而懼其過耶

柳子讀古書觀直道守節者即壯之蓋有激也作則一



恆懼過而失中庸之義慕西門氏佩章以戒故作是

賦其辭曰

邈予生此下都兮塊天質之慤醇慤苦角切日月迭而化

升兮滯遁初而枉神滯子鳩切枉月諸胡迭而微注迭更也滯漸

也與浸同雕大素而生華兮汨末流以喪真生一作成汨音骨又于筆

及注汨楚辭汨子若將不睇往躅而周章兮懵倚伏其

無垠懵音蒙又年孔切○睇慕也周章不決貌懵迷

也瓘世既奪予之大和兮眷授予以經常循聖人之通

途兮鬱縱與而不揚猶悉力而究陳兮獲貞則于典

章縱與注見貞符嫉時以奮節兮憫己以抑志登嵩丘而垂

目兮瞰中區之疆理橫萬里而極海兮頽風浩其四

起嵩息中切瞰苦濫切音闕○嵩中嶽也在河南登

下雅暴風從上類風恟驚怛而躑躅兮惡浮詐之相詭思貢

忠于明后兮振教導乎遐軌陶許切恒當拔切○

后君也紛吾守此狂狷兮懼執競而不柔執競強也詩探

先哲之奧謨兮攀往列之洪休曰沈潛而剛克兮固

讜人之嘉猷奧於到切讜音黨○書洪範沈潛嗟行

行而躓躓兮信往古之所仇行行並下浪切躓音致

貌躓躓也彼穹壤之廓殊兮寒與暑而交脩執中而

俟命兮固仁聖之善謀吾祖士師之直道兮亦愀然

於伐國春秋繁露魯君問柳下惠曰吾欲伐齊何如下

人此言何為尼父戮齊而誅卯兮本柔仁以作極穀

傳定十年公會齊侯于夾谷孔子相焉齊人使優施

舞於魯君之幕下孔子曰笑君者罪當死使司馬行

法焉首足異門而出家語孔子為魯司寇七蘭竦顏

以諫秦兮入降廉猶臣僕蘭音吝降戶郎切○史記

請趙王鼓瑟趙王鼓之藺相如復請秦王鼓在秦王

不肯相如曰五步之內臣得以頸血濺大王矣左右

欲刃相如相如相如張目叱之皆靡秦王為一擊在趙王

歸國以為上卿廉頗曰相如以口舌位居吾上必辱

之相如聞之曰顧吾念之強秦不敢加兵於趙者徒

以吾二人也在也今兩虎共鬪其勢不俱生吾所以為

此者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讎也降謂下也吉優繇而布和今殘萑蒲以屏

後私讎也降謂下也吉優繇而布和今殘萑蒲以屏

匿萑音九符音蒲繇即由字○吉鄭子太叔游吉也

多盜取人於萑符之澤太叔悔與徒兵以攻之劇拔

萑符之盜少止班固賓戲陸子優繇即優游也劇拔

刃于霸侯兮退翽翽而畏服左傳居衛公十三年齊桓

公與魯會于柯而盟曹劌以匕首劫齊桓公左莫

敢動劌曰大國侵魯亦已甚矣今魯城壞即壓齊境

君其圖之桓公乃許盡歸魯之侵地劌投其匕首下

壇就其羣臣之位顏色不變辭令如故公羊傳作曹

沫躬翽謹也博寬與猛其相濟兮孰不頌茲之盛德

雅云謹敬之貌寬與猛其相濟兮孰不頌茲之盛德

克明哲而保躬兮恢大雅之所勗雅既明且哲以保

勉也身勗陽宅身以執剛兮率易師而蒙辜左傳文五

聘于衛過甯甯嬴曰沈潛剛克高明柔克今子一之

其不沒乎六年晉蒐于夷使狐夜姑將中軍趙盾佐

怨之陽子之易其班也九月使續鞠居殺處父羽復心

以鑿志兮首身離而不懲懷蒲北切又彌力切鑿音

敗垓下乃自刎而死王賢取其頭餘騎相蹂踐爭項

其一體懷恨雲岳岳而專疆兮果黜志而乖圖朱前漢

傳五鹿岳岳朱雲折其角師古注岳岳長角貌按成

帝時雲嘗言於朝願賜尚方斬馬劍斷佞臣張禹上

怒曰小臣居下詛呼曰廷辱師傳罪死不赦御史將雲

下雲攀殿上檻折呼曰臣得從龍逢比干遊于地下

足矣未之知朝廷何如爾有將軍辛慶忌咸觸屏以拒

訓今肆殞越而就陵前漢陳咸其父萬年嘗病召咸

觸屏風萬年怒咸謝曰具曉所言大要教咸詔也萬

年遂不復言萬年死元帝擢為御史中丞後以言石

顯事旦冶許諫于昏朝兮名崩弛而陷誅左傳宣公

公與孔寧儀行父通于夏姬皆衷其相服以戲于朝

洩洽諫曰公卿宣淫民無效焉且聞不令君其納之

殺之公弗禁遂殺洩洽許告也苟縱直而不羈兮

乃變罹而禍仍歷九折而直奔兮固摧轅而失途遵

大路而曲轍兮又求達而不能懼憐知切仍一作俱

○九折險曲之路也



漢王陽為益州刺史行部至邛崃九折險廣守柔以允

坂嘆曰吾奉先人遺體奈何數乘此險廣守柔以允

塞今抵暴梁而壞節後漢書梁冀燭殺質帝李固胡

立為嗣先是蠡吾侯志娶冀妹冀欲立之眾論既異

明日冀會公卿意氣怏怏言辭激切胡廣趙戒皆長

憚曰惟大將軍令而固與喬堅守本議冀激怒竟立

蠡吾侯是為桓帝遂令害李固杜喬固臨命與胡廣

趙戒書曰梁氏迷謬公等曲從受主喬固得厚祿而不扶

傾覆大事後之良史豈有所私廣戒得書悲慙皆長

謂胡廣也即家撝謙而温美今脇子公而喪哲撝與

○左傳宣四年公子與子家謀弑鄭靈公子家曰畜

老猶憚殺之况君乎反譖子家子家懼而從之夏弑

公靈義師仁而惡狠兮遂潰騰而滅裂謂宋義史記宋

義事楚懷王為上將軍因下令軍中曰猛如虎狠如

羊貪如狼疆不可使者皆斬之項羽惡之晨朝即其

帳中斬攝義心惡之乃立東平王于信義為東郡太守

王莽居攝義心惡之乃立東平王于信義為東郡太守

大司馬舉兵討之莽遣將攻之三族不勝與劉信奔軍

庸亡捕得尸磔東都市夷滅三族不勝與劉信奔軍

斯委懦以從邪兮悼上蔡其何補趙史記李斯相秦為

咸陽市出獄謂其中子曰吾欲與若復徐偃柔以屏

牽黃犬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

義兮倏邦離而身虜博物志徐偃王治其國仁義著

敗走彭城武原東山下楚所桑弘和而却武兮渙宗覆

而國舉桑弘和一作乘柔知名設任柔而自處兮蒙

大戮而不悟任柔一作仁柔其事未詳或故曰純柔

純弱兮必削必薄純剛純強兮必喪必亡韜義于中

服和于躬和以義宣剛以柔通守而不遷兮變而無

窮交得其宜兮乃獲其終姑佩茲韋兮攷古齊同此

似有道亂曰亂者樂節之名國語云其輯之亂輯成

也史記關雎之亂以為風始禮曰既奏以文又章之

亂以武或又曰亂理也所以重理一篇之意

申申佩于躬兮本正生和探厥中兮哲人交修樂有

終兮庶幾其過追古風兮道進一

瓶賦蘇軾曰揚子厚雲酒箴有問無答子厚瓶賦

者晁補之曰昔揚雄作酒箴謂鴟夷盛酒而

夷以親近託車而瓶以疎遠居井而贏此雄

欲同以塵於皆醉者之詞也故宗元復正論以

旨以愚入謂寧為瓶之潔以病己無為鴟夷之

猶危矣觀瓶之居井之眉處高臨深動常

近危酒醪不入為藏水滿懷不得左右率於

纏徽一日此不礙如鴟夷身提稽腹大如壺

泥自盛酒人復借酌嘗為國器託於屬乎

出盡入兩宮經營公家絲是言之酒何過乎

昔有智人善學鴟夷鴟夷世家范蠡自號鴟夷字見皮註吳

王殺子胥而盛以鴟夷鴟夷今蠡以有罪故亦為號也又

則多所容納則可卷而懷鴟夷蒙鴻壘罈相追壘音

不忤於物智人亦謂蠡也名音鶯罈字本當作壘一本作罈也罈音

悅依隨開喙倒腹斟酌更持味不苦口昏至莫知顏

然縱傲與亂為期視白成黑顛倒妍媸己雖自售人

或以為敗眾亡國流連不歸誰主斯罪鴟夷之為妍

堅切媸音不如為瓶居井之眉前漢酒箴注眉井邊

唯售音壽

作湄字 鉤深挹潔淡泊是師也 挹酌 和齊五味寧除渴

飢和胡臥切不甘不壞久而莫遺清白可鑒終不媚

私利澤廣大孰能去之是謂瓶 綆絕身破何足怨

咨功成事遂復于土泥文綆音梗 綆絕身破何足慮

無思何必巧曲徼覲一時徼古堯切 覲幸也 子無我

愚我智如斯

牛賦子厚之瓶賦 牛賦其辭皆有所託當是諷

厚之為鵠夷為羸驢已久矣乃不自悔而反

怨人何也蘇文忠公嘗書此賦以遺瓊州僧

若知牛乎牛之為物魁形巨首垂耳抱角毛革疎厚

牟然而鳴黃鍾滿脰脰音豆 說文牟牛鳴月令中

項也抵觸隆曦日耕百畝往來修直植乃禾黍自種

自斂服箱以走曦音義 種去聲 曦日光詩皖彼牽

柳河東集 卷二 五 中華書局聚



輸入官倉已不適口富窮飽飢功用不有陷泥蹙塊

常在艸埜人不慙愧利滿天下皮角見用肩尻莫保

或穿緘滕或實俎豆尻苦高切緘苦咸切滕徒登切

縛也滕約也纏也莊子攝緘滕由是觀之物無踰者不如羸驢服逐

駑馬羸倫為切曲意隨勢不擇處所不耕不駕藿菽自與

藿豆葉也騰踏康莊出入輕舉康莊大道爾雅五達謂之莊喜

則齊鼻怒則奮躑當道長鳴聞者驚辟善識門戶終

身不惕辟類亦切○辟避也史記項羽叱楊喜人馬俱驚辟易數里註言開張易舊處也牛

雖有功於己何益命有好醜非若能力慎勿怨尤以

受多福

解崇賦并序

柳子既謫永貞元年宗元為禮部員外郎以附王叔文出為邵州刺史十一月再貶永州司馬

猶懼不勝其口筮以玄遇干之八其贊曰赤舌燒城

吐水于瓶其測曰君子解崇也崇音遂○太玄經干

舌燒城吐水于瓶測曰赤舌吐水君子以解崇也注

赤舌謂九也兌為口舌入為木水生火以解崇也注

赤也赤舌所敗若火燒城詩曰婦傾城之口舌之由

也金生水故吐水也水滅於火雖有傾城之言以水

拒之災無喜而為之賦由生矣

胡赫炎薰熇之烈火兮而生夫人之齒牙熇虛驕呼

炎氣也薰熇切上殫飛而莫遁旁窮走而逾加殫音單

九泉焦枯而四海滲涸兮紛揮霍而要遮滲音所禁又

胡故切又與互同要伊消切○滲漉也風雷嘒嘒以

涸竭也要遮注見一卷饒歌土谷渾也

為橐籥兮回祿煽怒而喊呀嘒呼交切又音號橐籥音

籥中切呀虛牙切○老子天地之閒其猶橐籥乎注橐

貌口焮堪輿為獻鐵兮藝雲漢而成霞焮他昆切獻有

音敷蒸儒劣切○堪輿天地也焮風火盛鄧林大椿

貌獻鬲屬無底甑也鐵燒器也蒸焚也盛

不足以充於燎兮倒扶桑落棠膠轕而相又一無於

柳河東集卷二

六中華書局聚

葛又初加切○列子夸父逐日道死其杖化為鄧林

鄧林廣數千里焉莊子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為

春入千歲為秋山海經大荒之中暘谷上有扶桑十

日所浴九日居下一日居上枝皆戴鳥淮南子鉗且

大丙之御朝若搏桑日入落棠注山名魯靈光殿賦

轆轤無垠注廣大貌東京賦鉞戟轆轤楚辭騎轆轤

而雜亂貌又膏搖唇而增熾兮炤掉舌而彌葩葩披巴

雜亂貌又膏搖唇而增熾兮炤掉舌而彌葩葩披巴

脂也掉舌字見史記蘇沃無瓶兮撲無篲金流玉鑠

秦掉三寸舌葩華也今會不自比於塵沙篲旋芮徐醉二切鑠式灼切

魂十日代出獨淒已而燠物愈騰沸而駸齟駸苦交

流金鑠石牙切腰齟一本作駸齟也吾懼夫灼爛灰滅之為禍往搜

乎太玄之奧此言太玄經之秘奧也訟衆正訴羣邪曰去爾中

躁與外撓姑務清為室而靜為家苟能是則始也汝

邇今也汝遐涼汝者進烈汝者賒譬之猶豁天淵而

覆原燎夫何長喙之紛拏拏于原不可嚮邇長喙赤舌

也杜詩世今汝不知清己之慮而惡人之譁不知靜

道終紛拏

之為勝而動焉是嘉徒遑遑乎狂奔而西僣盛氣而

長嗟不亦遼乎是僣一作素非也於是釋然自得以冷風

濯熱以清源滌瑕莊子列子御風而行泠然善履仁也詩誰能執熱逝不以濯

之實去道之夸老子大道甚夷而民好徑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服文采帶利劍厭飲食

盜貨有餘是謂盜夸注冠太清之玄冕佩至道之瑤

華鋪冲虛以為席駕恬泊以為車瀏乎以遊於萬物

者始瀏力周切又音柳始彼狙雌修施而以崇為利

者夫何為邪

懲咎賦唐史載此賦曰宗元不得召內閣悼悔念往咎作賦自警蓋為永州司馬時作

也○翹按子厚才實高處伍文擅政之非固非

上者○翹按子厚才實高處伍文擅政之非固非

小臣抱石沉河足不敢望於其次人但或歷血廷

則或然引去自全於草野之間亦無不可為



墓云子厚少年勇于為人不自貴重顧籍謂

功業可立就故坐廢退其意悲惋差堪解嘲

而此賦竟不及之晁補之曰宗元竄斥崎嶇

蠻瘴闕堙厄感鬱一寓於文為離騷數十篇

懲咎者悔志也其言曰苟余齒之有懲兮蹈

前列而不頗後之君子欲成人之美者讀而

之悲

懲咎愆以本始兮孰非余心之所求處卑汚以閔世

今固前志之為尤始余學而觀古今怪今昔之異謀

惟聰明為可攷兮追駿步而遐遊潔誠之既信直兮

仁友藹而萃之日施陳以繫縻兮邀堯舜與之為師

繫縻一本作擊摩○說文縻牛

駁詭而懷私旁羅列以交貫兮求大中之所宜睢盱說見

一卷饒歌東

蠻駁或作駁曰道有象兮而無其形推變乘時兮與

志相迎不及則殆兮過則失貞謹守而中兮與時偕

行萬類芸芸兮率由以寧剛柔弛張兮出入綸經登

能抑枉兮白黑濁清蹈乎大方兮物莫能嬰曰正言其大中

之所宜也易終日乾乾與時偕行老子夫物芸芸各歸其根注芸芸華葉茂盛也禮一張一弛文武之道

登進也嬰加也○此段格法全學遠遊道可受今而不可傳數語理玄意眇子厚其進於道耶奉訐

謨以植內兮欣余志之有獲再信乎策書兮謂爛然

而不惑訐音呀爛一作耿○訐大命愚者果於自用兮

惟懼夫誠之不一不顧慮以周圖兮專茲道以爲服

服叶蒲北切如離騷讒妬構而不戒兮猶斷斷於所

執哀吾黨之不淑兮遭任遇之卒迫卒音測○吾黨

屬也勢危疑而多詐兮逢天地之否隔天地否隔謂順

國之際也欲圖退而保己兮悼乖期乎曩昔欲操術以致

忠兮衆呀然而互赫赫音赫又呼駕切呀虛牙切進

與退吾無歸兮甘脂潤乎鼎鑊鑊音鑊○史幸皇鑒

之明宥兮纍郡印而南適纍力追切○此永貞元年

柳河東集卷二八月中華書局聚

纍纍綬何 惟罪大而寵厚兮宜夫重仍乎禍謫是年

若若耶 既明懼乎天討兮又幽慄乎鬼責莊子無

月再貶為 責 惶惶乎夜寤而晝駭兮類麀麀之不息麀九筠切

也 說文麀音加字本作麀 凌洞庭之洋洋兮沂

湘流之沅沅飄風擊以揚波兮舟摧抑而迴澶迴澶楚辭

皆作澶迴亦或从人 洞庭在今岳州廣圓五百里

西興安陽海山流經郡界至湘口與瀟 日霾噎以昧

幽兮黝雲涌而上屯暮屑宰以淫雨兮聽噉噉之哀

猿衆烏萃而啾號兮沸洲渚以連山糶音埋噎音翳

玄宰蘇骨切 爾雅風而雨土為霾釋名霾晦也詩

似其情哀其景慘 漂遙逐其詎止兮逝莫屬余之形

魂攢鬱奔以紆委兮東洶湧之崩湍畔尺進而尋退

兮盪洞汨乎淪漣際窮冬而止居兮羈纍焚以縈纏

遙字本作搖疑古文通汨越筆切○小山上  
銳曰巒攢簇聚也水平伏曰淪漣水動也  
哀吾生

之孔艱兮循凱風之悲詩罪通天而降酷兮不殛死

而生為詩傳凱風美孝子也元和九年逾再歲之寒暑

兮猶賢賢而自持賢音茂也將沉淵而隕命兮詎蔽

罪以塞禍惟滅身而無後兮顧前志猶未可進路呀

以劃絕兮退伏匿又不果為孤囚以終世兮長拘攣

而輒軻劃忽麥切輒音坎軻音可曩余志之脩謇兮今何為此戾

也夫豈貪食而盜名兮不混同於世也脩謇一作脩

皆非是○楚辭汝何博謇而好脩兮紛獨有此姱節又云吾令謇脩以為理注好修謇謇夸異之節將

顯身以直遂兮眾之所宜蔽也不擇言以危肆兮固

羣禍之際也羣禍之際猶言禍之門也御長轅之無撓兮行九折

之峨峨却驚棹以橫江兮沂凌天之騰波撓或从木非是○九

折峻幸余死之已緩兮完形軀之既多苟余齒之有

叛也



懲兮蹈前烈而不頗頗音坡楚辭循繩死蠻夷固

吾所兮雖顯寵其焉加配大中以為偶兮諒天命之

謂何

閔生賦又按賦云仲尼肆余目於湘流蓋又在永州時作

愚而減齒當是四柳州可稱騷學獨擅六

情哀旨自怨自悔雖其入不足言其志大補

悼也故懲咎閔生足勝昌黎復志閔己晁補

宗元與罪人雅善蕭年官以是進辱在附會今

天子者淪陷如正海內皆欣欣怡愉而僕與四五

頑人為之類猶有少取未能盡忘此蓋以叔文

輒矣其曰閔生之不幸喪志而為此云

閔吾生之險阨兮紛喪志以逢尤氣沉鬱以杳眇兮

涕浪浪而嘗流浪音郎楚辭紛逢尤以離謗注尤膏液竭而枯居兮魄離散而遠遊言不信而

浪浪注

莫余白兮雖遑遑欲焉求合喙而隱志兮幽默以待

盡為與世而斥謬兮固離披以顛隕離披分散貌騏驥之

棄辱兮駑駘以為騁玄虬蹶泥兮畏避鼃黽駑音奴駑音台

騁一作哂虬渠幽切蹶音厥鼃與蛙同黽武幸切一作蜃非是○楚辭乘駑駘而馳騁說文虬龍無角者

莊子蹶泥則沒足滅跡行不容之崢嶸兮質魁壘而

無所隱鱗介槁以橫陸兮鴟嘯羣而厲吻心沉抑以

不舒兮形低摧而自愍崢音耕切嶸音宏魁口賄切壘音磊鴟尸脂切吻武粉切

愍音敏○前漢鮑宣傳朝廷亡有者艾魁壘之士服虔注魁壘壯貌也介鱗龍母也淮南介鱗生蛟龍蛟

龍生鯤鯁詩傳鴟鵂鷂肆余目於湘流兮望九疑之

垠垠波淫溢以不返兮蒼梧鬱其蜚雲垠音銀蜚音九疑

山名半在蒼梧半在零陵零陵永州也屬楚蒼梧屬南越郭璞云其山九谿皆相似或云九峯參差五相

隱映望而疑之故名然山有九峯峯下各出一水四水南流會於南海五水北注會於洞庭一云九水並

注於洞庭賦所謂波淫溢以不返是也重華幽而野死兮世莫得其偽

真國語舜勤民而野死史記舜南巡狩崩於蒼梧之

者蓋又主竹書禹逐舜終蒼梧之野之說如所稱屈

子之惰微兮抗危辭以赴淵情規緣切○屈原仕楚

九所讒賦離騷九辯古固有此極憤兮矧吾生之藐艱

九章投汨羅而死一貌音邈列往則以攷己兮指斗極以自陳登高岳而

企踵兮瞻故邦之殷麟岳魚咸切殷音隱麟音隣○

麟而軍壯山水浩以蔽虧兮路蒼勃以揚氛空廬頽

而不理兮翳丘木之榛榛翳烏孔切塊窮老以淪放

兮匪魑魅吾誰隣魑丑知切魅音寐○史記舜仲尼

之不惑兮有垂訓之謇言孟軻四十乃始持心兮猶

希勇乎黜賁謇即謨字黜伊顧余質愚而齒減兮宜

觸禍以隍身知徒善而革非兮又何懼乎今之人余

廉切○貞元七年子厚年始四十猶未也楚辭隍噫

禹績之勤備兮曾莫理夫茲川上文皆言湘江也湘水

謂曾莫理夫茲川也耶殷周之廓大兮南不盡夫衡

山衡山南嶽也見周禮職方氏子厚謂殷周不盡豈

耳未之詳也特據禮王制而言南不盡衡山北不盡耳山

墳如兮蒸沸熱而恆昏潦魯皓切到二切如如倨切

處之戲鳧鸛乎中庭兮蒹葭生於堂筵兼似鸛皆水鳥名

尺葭蘆也皆水草此言戲乎中庭之意謂失所處耳

歌鳥何萃兮蘋中賢何為兮木上之意謂失所處耳

雄虺蓄形於木杪兮短狐伺景於深淵虺許偉切狐

影字○楚辭雄虺九首虺岐首蛇也詩為鬼為域陸

璣疏域一名射影南人將入水先以瓦石投水令濁

然後入又博物志江南山有射工蟲長一二寸口仰

矜危而俯慄兮弭日夜之拳孿慮吾生之莫保兮忝

代德之元醇孰眇軀之敢愛兮竊有繼乎古先明神

之不欺余兮庶激烈而有聞冀後害之無辱兮匪徒

柳河東集卷二十一 十一 中華書局聚

蓋乎曩愆

夢歸賦

之子厚在永州既貶思鄉閭而作也○晁補之曰宗元既貶其年少氣銳不識幾

微久幽不還復貽其所知許孟容書其略云立身一敗萬事瓦裂墳墓不掃宅三易主恐

一曰死曠墜先緒賦託孟容以少北者故作夢歸賦當世憐之

罹擯斥以窘束兮余惟夢之為歸精氣注以凝沍兮

循舊鄉而顧懷沍音互○沍水凝也莊子河漢夕余

寐于荒陬兮心慊慊而莫違質舒解以自恣兮息悒

翳而愈微○慊苦篔切悒伊淫切歛騰踴而上浮兮俄

澠澆之無依○歛暴起也說文云有所改起然諸韻檢

吸吹南國文選江淹詩歛吸鷗雞悲諸家多用從二

張平子思玄賦歛神化而蟬蛻今並作況物許勿二

力廣切切下圓方混而不形兮顛醇白之霏霏○顛音昊

貌楚辭雲霏上茫茫而無星辰兮下不見夫水陸若

霏而承宇



有鉢余以往路兮馭儼儼以回復水一作川鉢音述

○鉢綦鍼也導也儼相疑也浮雲縱以直度兮云濟余乎西北風

纏纏以經耳兮類行舟迅而不息纏音麗○纏洞然

于以瀾漫兮虹蜺羅列而傾側橫衝颺以盪擊兮忽

中斷而迷惑靈幽漠以澌汨兮進招悵而不得瀾音漫

謨官切以字一本重作于字颺早遙切靈一作零雨二字澌音節招救喬切○瀾漫大水貌澌汨水流貌

白日邈其中出兮陰霾披離以泮釋施岳瀆以定位

兮平參差之白黑平即俗互字忽崩騫上下兮聊按

行而自抑指故都以委墜兮瞰鄉閭之脩直忽崩騫上下兮

或以作崩騫翔以上下原田蕪穢兮崢嶸榛棘喬木摧

解兮垣廬不飾異子厚與許孟容書云先墓在城南無

一至鄉閭又云城西有數頃田樹果百株多先人手

自封殖今已荒穢恐便斬伐有哀情毀傷之意與此

同賦山嵒嵒以巖立兮水汨汨以漂激魂恍惘若有亡

今涕汪浪以隕軾嶠嶠音虞惆音罔浪音郎○類曠黃

之騫漠兮欲周流而無所極紛若喜而怡儼兮心回

互以壅塞騫音掩一亦作平以平而轉誤作肝音支○楚

辭與纁黃以為期注纁黃蓋昏時騫鐘鼓嗶以戒旦

兮陶去幽而開寤習尉蒙其復體兮孰云桎梏之不

固精誠之不可再兮余無蹈夫歸路嗶音橫會鬱復一作後

非是桎音贊桎姑沃切○睿偉仲尼之聖德兮謂九

夷之可居惟道大而無所入兮猶流游乎曠野居叶去聲

楚辭野字有與怒叶者作上與反今從之○家語孔

子在陳絕糧知諸弟子有愠心乃召而問曰詩云匪

道匪邪吾何為於此老聃遁而適戎兮指淳茫以縱

步史記老聃見周衰遂去至關關令尹喜曰子蒙莊

之恢怪兮寓大鵬之遠去鵬一作筭而之字又作而

遊篇北溟有魚其名曰鯤化而為鳥○莊子蒙人逍遙

名為鵬是鳥也海運則徙於南溟云云苟遠適之若

茲兮胡為故國之為慕此結東仲尼老首丘之仁類

今斯君子之所譽首去聲○禮記也鳥獸之鳴號兮

有動心而由顧號平聲○禮記鳥獸喪其羣匹越月

乃號焉然後膠余衷之莫能捨兮雖判析而不悟列茲

夢以三復兮極明昏而告愬

囚山賦此賦○晁補之曰語云仁者樂山自昔

達人朝市不可得而復南丘壑艸木之辭亦言山中不

樊籠也宗元請南海久厭山不可得而懷

何可以久留以謂賢人遠伏非所宜爾

楚越之郊環萬山兮勢騰踊夫波濤紛對迴合仰伏

以離迥兮若重墉之相褒踊與踴字同紛下一無對

墉○迥也爭生角逐上軼旁出兮其下圻裂而為壕

軼音豪○壕音豪欣下頽以就順兮曾不敵平而又

高不敵一言其平沓雲雨而漬厚土兮蒸鬱勃其

腥臊沓達合切漬疾智切燥蘇曹切○沓合也陽不

舒以擁隔兮羣陰汙而為曹汙與同側耕危穫苟

以食兮哀斯民之增勞斯民小人攢林麓以為叢棘兮

虎豹咆囓代狴牢之吠嗥攢一作積麓音鹿咆音庖

叢○山足曰麓易實于叢棘疏叢棘謂囚執之處以棘

守牢之也胡井智以管視兮窮坎險其焉逃智音鴛一本

胡字上○有予字○智目無明也又廢井而求拯己左傳宣十

傳以管窺天顧幽昧之罪加兮雖聖猶病夫嗷嗷詩哀鳴

匪兇吾為柙兮匪豕吾為牢論語虎兇出於積十年

莫吾省者兮增蔽吾以蓬蒿子厚永貞元年乙酉貶

甲午為十年矣明年始召聖日以理兮賢日以進誰

至京師又出為柳州刺史

使吾山之囚吾兮滔滔

愈疾膏育疾賦

左傳成十年夏景公疾病求醫於

昔類辛

為二暨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其一曰居

育之上膏之下若我何醫至此以論治國之理焉

○晏元獻嘗書此賦云膚淺不類柳文宜去

之或曰公少作也

景公夢疾膏育尚謂虛假命秦緩以候問遂俯伏于

堂下

俯伏身一作伏身

公曰吾今形體不衰筋力未寡子言其

有疾者何也秦緩乃窮神極思曰夫上醫療未萌之

兆中醫攻有兆之者目定死生心存取捨亦猶卞和

獻含璞之璧伯樂相有孕之馬然臣之遇疾如泥之

處挺疾之遇臣如金之在冶

挺居連切○地有八挺又和土也

雖九

竅未擁四支且安膚腠營胃外彊中乾

膚腠音夫湊營字一作皖

○左傳張脈僨與外彊中乾言外雖有強形而內實乾竭

精氣內傷神沮脈殫以

熱益熱以寒益寒針灸不達誠死之端巫新麥以為



讖果不得其所餐讖楚禁切○左傳成十年晉侯夢大厲公覺召桑田巫巫言如夢公

曰何如曰不食新矣六月晉侯欲麥使甸人獻麥公召桑田巫示而殺之將食張如廁陷而卒讖驗也

曰固知天賦性命如彼暄寒短不足悲脩不足歡咄

彼醫兮徒精厥術如何為之可觀醫乃勃然變色攘

袂而起子無讓我我謂於子我之技也如石投水如

弦激矢視生則生視死則死膏肓之疾不救衰亡之

國不理巨川將潰非捧土之能塞大廈將崩非一木

之能止斯言足以諭天子今察乎孰是捧激爰有忠

臣聞之憤怨忘廢寢食擗摶感歎擗音闕標婢小匹妙二切○詩寤辟

有標注辟傷心也標拊心貌生死浩浩天地漫漫綏之則壽撓之

則散漫莫半切散叶音畔善養命者給背鶴髮成童兒善輔弼

者殷辛夏桀為周漢給音合○給魚名也給背謂背有給文非藥曷以

愈疾非兵胡以定亂喪亡之國在賢哲之所扶匡而

忠義之心豈膏肓之所羈絆羈居宜切余能理亡國

之利弊愈膏肓之患難利五官切○君謂之何以醫

曰夫八紘之外六合之中始自生靈及乎昆蟲神安

則存神喪則終亦猶道之紊也患出於邪佞身之憊

也憊蒲拜切疾生於火風彼膏肓之與顛覆匪藥石而能

攻者哉因此而言曰余今變禍為福易曲成直寧關

天命在我人力以忠孝為干櫓以信義為封殖拯厥

兆庶綏乎社稷一言而熒惑退舍一揮而羲和匪昊

熒惑見一卷貞符淮南子魯陽子與韓戰酣日暮援戈而揮之日為之反三舍羲和日御也桑穀

生庭而自滅野雉雖鼎而自息桑穀雉雖二事並見一卷貞符註誠

天地之無親曷膏肓之能極極一拯醫者遂口噤心醉

踟斂茫然投奔針石匍匐而前禁巨禁切踟音局匍音伏又扶蒲二音匐音伏又

蒲墨切吾謂治國在天子謂治國在賢治字一作活吾謂命



唐柳河東集卷第三

明樵李蔣之翹輯注

論

封建論

按唐史宗室傳贊唐興疏屬畢王至太

與三代比隆而魏徵李百藥皆謂不然顏師

古獨議建諸侯當少其力與州縣雜治由是

罷不復議久至名儒劉秩曹氏上之禍則謂郡

柳宗元深探其本據古驗今然而反復焉故范

祖禹唐鑑亦以子厚之論為足以致太平何

有王擇乃守令以蘇軾又郡極論之以為封建之

必封者哉乃蘇軾又郡極論之以為封建之

失要對不意窮本之子厚者與為多焉○議論

章若捕龍蛇而真文之不至也孔子武威曰韓退之文

所無唐順之曰議論不及子厚作封建論却明

權千古絕作孫鑛曰柳論獨有封建得意餘

總不古絕作孫鑛曰柳論獨有封建得意餘

丞相縮等言燕齊荆地遠不置王無以鎮之

請立諸子始皇下其議羣臣皆以為便廷尉

柳河東集卷第三

中華書局聚

柳河東集

卷三

一

中華書局聚

柳河東集

遠斯曰周文如武所封諸子弟更相甚眾然後屬諸

禁功今海內賦稅重賞賜之甚足易制天下無諸

子意則安寧不術也置諸侯不始天皇曰天

下共苦戰鬪不休有侯王賴宗廟始天下初

定廷復立國是樹兵為三求六郡郡置守不難

哉廷尉議是國分天為三亦不六郡郡置守不難

人蘇子曰聖人不能為時而巳三代之時與諸

侯無罪此所謂奪不能失時而巳三代之時與諸

可齊晉秦楚皆稱王行天里其勢足周欲罷侯置相

至於七國皆稱王行天里其勢足周欲罷侯置相

侯不立疆家世之長諸侯之禍也非獨齊李

氏為戒也久矣世之長諸侯之禍也非獨齊李

斯固當如冬裘夏葛時之所宜非人多私宰

論

劉聖人及唐太宗時魏徵李百藥顏師古其後

豈獨高帝之子亦與焉故柳宗元曰韓彭英盧

成敗為是之非耳高帝之論與子房何異特以

未漢高又欲立六國後張子房以夫多世非

之智獨見也所謂不後時者而學士為不可世非

理固當如冬裘夏葛時之所宜非人多私宰

斯固當如冬裘夏葛時之所宜非人多私宰

侯不立疆家世之長諸侯之禍也非獨齊李

至於七國皆稱王行天里其勢足周欲罷侯置相

可齊晉秦楚皆稱王行天里其勢足周欲罷侯置相

人蘇子曰聖人不能為時而巳三代之時與諸

侯無罪此所謂奪不能失時而巳三代之時與諸

可齊晉秦楚皆稱王行天里其勢足周欲罷侯置相

至於七國皆稱王行天里其勢足周欲罷侯置相



則劉秩杜佑柳宗元宗元之論出而諸子之  
論廢矣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故吾取其說  
而附益之曰凡有血氣必爭爭必以利利莫  
大於封建封建者爭之端而亂之始也自書  
契以來臣弑其君子弑其父父子兄弟相賊  
殺有不出於襲封而爭位者乎自三代聖人  
以禮樂教化天下至刑措不用然終不能已  
篡弑之禍至漢以來君臣父子相賊虐者皆  
諸侯王子孫其餘卿大夫不幾絕仁人君子  
有也近世無復封建則此禍幾絕仁人君子  
忍復開之歟故吾以李斯始皇之言  
言柳宗元之論當為萬世法也

天地果無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生人果有初乎吾  
不得而知之也然則孰為近曰有初為近孰明之由  
封建而明之也彼封建者更古聖王堯舜禹湯文武  
而莫能去之蓋非不欲去之也勢不可也勢之來其  
生人之初乎不初無以有封建封建非聖人意也  
則字一有彼其初與萬物皆生草木榛榛鹿豕狂狂人不  
能搏噬而且無毛羽莫克自奉自衛苟卿有言必將

假物以為用者也

榛側佻切狂音丕搏音博噬音誓  
○揚雄賦枳棘之榛榛說文榛叢

也狂狂羣走貌搏噬齧也荀卿  
名況趙人學於孔氏之門人者夫假物者必爭爭而

不已必就其能斷曲直者而聽命焉其智而明者所

伏必衆告之以直而不改必痛之而後畏由是君長

刑政生焉故近者聚而為羣羣之分其爭必大大而

後有兵有德又有大者衆羣之長又就而聽命焉以

安其屬於是有諸侯之列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

大者諸侯之列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封於是有方

伯連帥之類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方伯連

帥之類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人然後天下會於一

二德又下皆有字○禮  
記十國以為連連有帥是故有里胥而後有縣大

夫有縣大夫而後有諸侯有諸侯而後有方伯連帥

有方伯連帥而後有天子自天子至於里胥其德在

人者死必求其嗣而奉之故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  
以上原封建之所由始敘得錯縱反覆夫堯舜禹湯之事遠矣及有周

而甚詳周有天下裂土田而瓜分之設五等邦羣后

布履星羅四周于天下輪運而輻集合為朝覲會同

離為守臣扞城瓜如字邦下一有君字非是履一作

旦切履字如瓜分言如剖瓜也江淹賦竟瓜剖而豆分布

之羅建以下極然而降于夷王害禮傷尊下堂而迎

覲者禮記覲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以下堂歷于宣

王挾中興復古之德雄南征北伐之威卒不能定魯

侯之嗣陵夷迄於幽厲王室東徙而自列為諸侯矣

國語魯武公以括與戲見王王立戲樊仲山父諫曰

下事上少事長所以為順也今立諸侯而建其少是

教逆也王卒立之武公歸而卒及魯人殺懿公而立

伯御宣王伐魯立孝公諸侯從是而不睦懿公即戲

侯御周犬戎殺幽王太子宜白立是為平王徙居東

都列侯無異與列侯無異厥後問鼎之輕重者有之左傳宣三年楚子觀兵于

周疆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射王中肩者有之中去聲

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射王中肩者有之

左傳桓公五年王以諸侯伐凡伯誅萇弘者有之鄭伯禦之祝聃射王中肩

鄭伯禦之祝聃射王中肩凡伯誅萇弘者有之

萇音長○春秋隱公七年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襄三年劉氏范氏世為昏姻萇弘事劉文公故周與范

氏趙鞅以為討天下乖盪無君君之心余以為周之周人殺萇弘

喪久矣徒建空名於公侯之上耳得非諸侯之盛強未大不掉之咎歟

未大不掉之咎歟盪音戾掉徒弔切○說文遂判為

十二合為七國威分于陪臣之邦國殄於後封之秦則周之敗端其在乎此矣

則周之敗端其在乎此矣合一作吞○史記十二諸侯年表謂魯齊晉秦楚宋

衛陳蔡曹鄭燕也七國謂秦楚燕齊韓魏趙也陪臣謂田氏篡齊韓魏趙分晉也後封之秦謂秦伯益之

後其末孫非子事周孝王養馬繁息封為附庸而邑之秦至宣王時命非子曾孫秦仲為大夫秦仲之孫  
襄公有功于周時周室秦有天下裂都會而為之郡  
東遷始列之為諸侯也秦有天下裂都會而為之郡  
邑廢侯衛而為之守宰據天下之雄圖都六合之上

游攝制四海運於掌握之內此其所以爲得也此原郡縣

之所由始以下遂次郡縣之所由壞於以上不數載而天下大壞其有由矣其一無亟役萬人暴其威刑竭

其貨賄負鋤挺謫戍之徒園視而合從大呼而成羣

從子容切○賈誼過秦論陳涉率罷散之卒將數百

之衆轉而攻秦山東豪俊遂並起而亡秦矣鋤耨棘

矜不銛於鈎戟長鑿謫戍之衆非亢於九國之師而

成敗異變何也園視驚愕也園視而起亦見賈誼論

時則有叛人而無叛吏人怨於下而吏畏於上天下

相合殺守劫令而並起咎在人怨非郡邑之制失也

立論精鑿兼有節制只咎在人怨四字便可折倒曹

罔陸機累累千餘言矣茅坤曰以下抽情立論如蠶

婦之抽蠶而千條萬縷並入機杼非子厚漢有天下

矯秦之枉徇周之制剖海內而立宗子封功臣數年

之間奔命扶傷之不暇困平城病流矢陵遲不救者

三代後乃謀臣獻畫而離削自守矣然而封建之始



郡邑居半時則有叛國而無叛郡秦制之得亦以明

矣之平不暇或作而不暇○漢書高祖七年擊韓王信

帝時主父偃請分王國封其子弟而王國遂弱○唐順之曰篇法縱橫然血脉自井井繼漢而

帝者雖百代可知也唐興制州邑立守宰此其所以

為宜也然猶桀猾時起虐害方域者失不在於州而

在於兵時則有叛將而無叛州州縣之設固不可革

也叛將謂藩鎮擁重兵者或者曰封建者必私其土子其人適

其俗脩其理施化易也守宰者苟其心思遷其秩而

已何能理乎理本作治避諱也○以下余又非之周

之事跡斷可見矣列侯驕盈黷貨事戎大凡亂國多

理國寡侯伯不得變其政天子不得變其君私土子

人者百不有一失在於制不在於政周事然也音

事戎謂秦之事跡亦斷可見矣有理人之制而不委

郡邑是矣有理人之臣而不使守宰是矣郡邑不得

正其制守宰不得行其理酷刑苦役而萬人側目失

在於政不在於制秦事然也重復發揮周秦事斷制

反覆極論透徹勢如駿馬下漢興天子之政行於郡

不行於國制其守宰不制其侯王雖亂不可變也國

人雖病不可除也及夫大逆不道然後掩捕而遷之

勒兵而夷之耳大逆未彰姦利浚財恬勢作威大刻

于民者無如之何及夫郡邑可謂理且安矣何以言

之且漢知孟舒於田叔漢書田叔傳文帝立召叔問

雲中守孟舒長者也時孟舒坐虜大入不能堅守上曰

先帝置舒雲中十餘年矣虜常一入不能堅守士卒

戰死者數百人長者固殺入乎叔曰孟舒知士卒罷

樊不忍出言士爭臨城死敵以故死者數百人是乃

孟舒所以為長者上曰賢哉得魏尚於馮唐唐謂文

帝曰魏尚為雲中守坐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之

吏陛下雖得頗牧不能用也帝悅令唐持節赦尚復

以為雲聞黃霸之明審漢書黃霸傳為穎川太守外

又發騎士詣比軍馬不適士劾乏軍與連貶秩有詔

歸穎川太守官以八百石治觀汲黯之簡靖黯學黃

如其前前後八年郡中愈治為淮陽太守臥拜之可

老言治官民好清靜不苛細為主爵都尉

也復其位可也臥而委之以輯一方可也有罪得以

黜有能得以賞朝拜而不道夕斥之矣夕受而不法

朝斥之矣設使漢室盡城邑而侯王之縱令其亂人

戚之而已孟舒魏尚之術莫得而施黃霸汲黯之化

莫得而行明譴而導之拜受而退已違矣下令而削

之締交合從之謀周于同列則相顧裂眦勃然而起

幸而不起則削其半削其半民猶瘁矣曷若舉而移

之以全其人乎漢事然也違矣上或有斯必二字締

○說文締結不今國家盡制郡邑連置守宰其不可

解也眦目匡也

變也固矣善制兵謹擇守則理平矣或者又曰夏商周漢封建而延秦郡邑而促尤非所謂知理者也魏之承漢也封爵猶建晉之承魏也因循不革而二姓陵替不聞延祚今矯而變之垂二三百祀大業彌固何繫於諸侯哉或者又以爲殷周聖王也而不革其制固不當復議也是大不然夫殷周之不革者是不不得已也蓋以諸侯歸殷者二千焉資以黜夏湯不得已廢歸周者八百焉資以勝殷武王不得已而易徇之以爲安仍之以爲俗湯武之所不得已也

立論太激而意亦未安但

不識堯舜禹之建諸侯請問何說

夫不得已非公之大者也私其力

於己也私其衛於子孫也秦之所以革之者其爲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私其一己之威也私其盡臣畜於我也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皇夫天下之道理

安斯得人者也使賢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後可以  
 理安今夫封建者繼世而理繼世而理者上果賢乎  
 下果不肖乎則生人之理亂未可知也將欲利其社  
 稷以一其人之視聽則又有世大夫世食祿邑以盡  
 其封略聖賢生於其時亦無以立於天下封建者為  
 之也豈聖人之制使至於是乎吾固曰非聖人之意  
 也勢也程敦夫曰封建古之良法錯出於傳記寧知非聖人意哉今曰堯舜三代以勢不可而不知  
 欲去之審若耶苟得其勢斯可去矣武庚管蔡之  
 難固當刑之如異姓之韓彭同姓之吳楚也然方且  
 命之嗣為可廢周公不以害己之親為可絕聖人意  
 代微嗣為可廢周公不以害己之親為可絕聖人意  
 以公天下私也柳子何知焉若曰湯武不己者私其  
 力耶苟不私也柳子何知焉若曰湯武不己者私其  
 而會然所賴者特在伊呂湯武之爵初不當如罷侯之  
 秦錮親之魏矣彼獨不然三武爵之固不當如罷侯之  
 入百國益倍於前何哉湯武知天下不可獨治故  
 強枝葉而固本根聖人意以公天下也柳子弗察焉  
 大抵子厚徒見魏晉之弊思欲有所懲艾且又太宗  
 以來羣議蜂起彼其淺中狹慮期有所懲艾且又太宗



爲人誇也言不自知覺殊不知公而私者乃所以爲聖  
李百藥顏師古劉秩杜祐自柳宗元之論一益明而諸  
子論皆廢蘇子瞻志林一出而柳子之論以帝受  
得捨其遺尤亦禪之侯也上建始於黃帝不肆民殘其利已  
其害矣蚩尤雖有蚩尤之始心而未露蚩尤其餘畫野  
之神聖分十戰之主雖有蚩尤之始心而未露蚩尤其餘畫野  
固不得而廢之也雖有蚩尤之始心而未露蚩尤其餘畫野  
扈叛逆矣夷羿篡弑矣昆吾雄伯矣皆防風之不靖有  
者又其餘尚多矣大有之而載籍散亡不可悉至周初建  
事又餘尚多矣大有之而載籍散亡不可悉至周初建  
之諸侯自相藩屏也京師也夾輔及異姓謂之萬國其初建  
而諸侯自相藩屏也京師也夾輔及異姓謂之萬國其初建  
膠舟溺死矣穆王西巡而偃偃日亂矣藩屏焉在肝乎  
夾輔焉死矣穆王西巡而偃偃日亂矣藩屏焉在肝乎  
腦塗地民如艸菅烏一不親也其爵立之政典則防其  
僭竊焉死矣穆王西巡而偃偃日亂矣藩屏焉在肝乎  
其地爲建國之法似曰負周之世侯伐之內外亂矣獸  
行則滅之其法似曰負周之世侯伐之內外亂矣獸  
誰之爵乎秦楚後莫如吳越天方且遷之乎負固不  
服先莫如秦楚後莫如吳越天方且遷之乎負固不  
敢言伐之文字姜內亂鳥獸行非類之擊方爲姜衛  
之宣姜魯之一文字姜內亂鳥獸行非類之擊方爲姜衛  
子而世其君天姜內亂鳥獸行非類之擊方爲姜衛  
朝之制殆爲虛設九命之典亦敢言滅之一字非聖

人之曰意明矣腐儒曲之士是古非今猶言今有之矣川廣  
 雲貴之士起於孔明而封土官非孔明意也封建非黃帝  
 意也土官除秦而廢土官歷千百年川之以馬湖安氏  
 數千中以罪除廣之田岑氏正德中川之以罪除而二氏  
 弘治中今之利說何有復言此然欲復土官則羣人唾而知非之  
 矣郡封建今之利說何有復言此然欲復土官則羣人唾而知非之  
 復封建今之利說何有復言此然欲復土官則羣人唾而知非之  
 利害知建今之利說何有復言此然欲復土官則羣人唾而知非之  
 如禮則三代之聖人猶有古之勢也非腐儒不知何哉曰  
 順也秦而下郡縣時也秦意也順也勢也括窮而曰變變而非  
 聖人也秦而下郡縣時也秦意也順也勢也括窮而曰變變而非  
 通也雖然說也非柳而子蘇民之說也孔孟有是說  
 而一民之制國各有道也君各紀元是乎定于一夫  
 封建之民制國各有道也君各紀元是乎定于一夫  
 君矣能定取柳蘇識時之說而兩胡腐儒將生於  
 秦漢之惡後必取柳蘇識時之說而兩胡腐儒將生於  
 外門矣之

四維論  
 維管子則危三篇維絕則覆四維絕則傾二  
 謂四維不一曰禮廉不蔽惡曰廉四維絕則傾二

謂四維不一曰禮廉不蔽惡曰廉四維絕則傾二  
 謂四維不一曰禮廉不蔽惡曰廉四維絕則傾二

意謂廉恥自禮義中出未有禮義而無廉  
恥有廉恥而無禮義故云吾見其二維而未  
見其所以為四也○唐順之曰按柳子謂廉  
恥為義之小節蓋得之矣然禮義其統言所  
包者廣廉恥其專言所指者切則管子之論  
亦未可以為非也然則明辨可喜故取焉茅  
坤曰建議處  
自是精研

管子以禮義廉恥為四維吾疑非管子之言也彼所  
謂廉者曰不蔽惡也世人之命廉者曰不苟得也所  
謂恥者曰不從枉也世人之命恥者曰羞為非也然  
則二者果義歟非歟吾見其有二維未見其所以為  
四也一本惡下得下枉下非下皆無也字世人皆無世字夫不蔽惡者豈不以  
蔽惡為不義而去之乎夫不苟得者豈不以苟得為  
不義而不為乎雖不從枉與羞為非皆然則廉與  
恥義之小節也不得與義抗而為維聖人之所以立  
天下曰仁義仁主恩義主斷恩者親之斷者宜之而

理道畢矣蹈之斯為道得之斯為德履之斯為禮誠之斯為信皆由其所之而異名今管氏所以為維者殆非聖人之所立乎又曰一維絕則傾二維絕則危三維絕則覆四維絕則滅若義之絕則廉與恥其果存乎廉與恥存則義果絕乎人既蔽惡矣苟得矣從枉矣為非而無羞矣則義果存乎苟得矣字或作而字連下一句讀使管子庸人也則為此言管子而少知理道則四維者非管子之言也茅坤曰結本賈誼政事書

天爵論

天子爵說見孟子○黃震曰四維論天子爵論天子爵又謂天之貴斯人在剛健純粹而

四維之言又謂天之貴斯人在剛健純粹而病孟子之言又謂天之貴斯人在剛健純粹而

可屬於義取則當屬與禮又蓋指為治之範之小節也管子之當屬與禮又蓋指為治之範

防耳又非如子厚之所謂忠信得之於天昭昭恥之為大節邪夫仁義忠信得之於天昭昭

也子厚乃謂此存乎人者而獨指為健純粹之氣為得於天至論剛健則又指為健純粹

志論純粹則又指為爽達之明且證之曰敏  
以求之明之謂也為之不倦志之謂也自今  
觀之求之為之信皆入爾何乃反謂之天其  
理果安在而子厚至此易彼邪夫以廉恥  
為小節而又強明自貴如之何不陷叔文之  
黨執迷終身乎吾今而後知子厚之所以為  
子厚矣童宗說曰孟子之言簡而備學者以  
意會猶以未盡而少之子厚亦費於言哉

柳子曰仁義忠信先儒名以為天爵未之盡也夫天

之貴斯人也則付剛健純粹於其躬倬為至靈大者

聖神其次賢能所謂貴也倬音卓○易大哉乾元剛健中正純粹精也剛

健之氣鍾於人也為志得之者運行而可大悠久而

不息拳拳於得善孜孜於嗜學則志者其一端耳純

粹之氣注於人也為明得之者爽達而先覺鑒照而

無隱眊眊於獨見淵淵於默識則明者又其一端耳

眊音淳○說文眊目也明離為天之用恆久為天之道舉斯二

者人倫之要盡是焉故善言天爵者不必在道德忠



信明與志而已矣道德之於人猶陰陽之於天也仁  
義忠信猶春夏秋冬夏也舉明離之用運恆久之道所  
以成四時而行陰陽也宣無隱之明著不息之志所  
以備四美而富道德也故人有好學不倦而迷其道  
撓其志者明之不至耳有照物無遺而蕩其性脫其  
守者志之不至耳明以鑒之志以取之役用其道德  
之本舒布其五常之質充之而彌六合播之而奮百  
代聖賢之事也然則聖賢之異愚也職此而已使仲  
尼之志之明可得而奪則庸夫也授之於庸夫則仲  
尼矣若乃明之遠邇志之恆久庸非天爵之有級哉  
故聖人曰敏以求之明之謂也爲之不猷志之謂也  
道德與五常存乎人者也克明而有恆受於天者也  
嗚呼後之學者盡力於所及焉

一本所字  
上有斯字或曰子所

謂天付之者若開府庫焉量而與之邪曰否其各合乎氣者也莊周言天曰自然吾取之

守道論

左傳昭公二十年齊侯田于沛招虞人夫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見皮冠不取進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君臣子隲之○聖人原看得道與官本不相離謂守官即守道也故作不如此云云然柳子所論亦端的是聖人守道不如守官之意况孟夫子嘗言孔子奚取取非其招不往也則其言本聖人之言非傳者之誤明矣黃震曰以守道不如守官而非聖人之言且謂官所以行道未有不守官而失道守道而失官之事者其論正矣然愚猶謂守道我之事也守官非我之論所可必也若董狐為史官以死是官與道俱守也蓋亦是其必曰守官吾恐官之守道與道離也蓋亦反其言而曰官守官而道未嘗不守也唐順之曰守不可則去之而道未嘗不守也庶幾官可守則守厚此論全是

或問曰守道不如守官何如對曰是非聖人之言傳

之者誤也官也者道之器也離之非也未有守官而

失道守道而失官之事者也是固非聖人之言乃傳

之者誤也言者下一無也字夫皮冠者是虞人之物也

物者道之準也守其物由其準而後其道存焉苟舍

之是失道也凡聖人之所以為經紀為名物無非道

者命之曰官官是以行吾道云爾一本作命是以行

分明疎朗甚佳切只官以是故立之君臣官府衣裳

輿馬章綬之數會朝表著周旋行列之等是道之所

存也行戶郎切○左傳會朝之言必聞于表則又示

之典命書制符璽奏復之文參伍殷輔陪臺之役是

道之所由也周禮設其參傳其伍陳其殷置其輔注

府史庶人在官者陪臺則又勸之以爵祿慶賞之美

懲之以黜遠鞭扑桎拳斬殺之慘是道之所行也遠去

聲扑普卜切字从手桎居沃切拳居棟居玉二切○

手共械

故自天子至于庶人咸守其經分而無有失道

者和之至也

分扶問切

失其物去其準道從而喪矣易其

小者而大者亦從而喪矣古者居其位思死其官可

易而失之哉禮記曰道合則服從不可則去孟子曰

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然則失其道而居其官者

古之人不與也

引經證事實縈紆委曲仍折到守是道語結以下又翻出一意作波瀾

故在上不為抗在下不為損矢人者不為不仁函人

者不為仁率其職司其局交相致以全其工也

工一本字

作公下無也字

易位而處各安其分而道達於天下矣

矣一作也

且夫官所以行道也而曰守道不如守官蓋亦喪其

本矣未有守官而失道守道而失官者也

一本失官下有之事

二是非聖人之言傳之者誤也果矣

是非聖人之言傳之者誤二句

篇中三見一叫一應是子厚章法





俟時而行之者有不俟時而行之者是故孟春修封

疆端徑術相土宜無聚大眾經古定切術音遂按禮記當作遂相去聲無禮

記作毋○修治也封界也起其疆畔紀督情窺於疆

下也步道曰徑術與遂同田之溝洫也審而端之使

無迂壅也相土宜相其丘陵阪季春利堤防達溝瀆

止田獵備蠶器合牛馬百工無悖於時禮記季春之

命野虞毋伐桑柘具曲直蓬篚百工咸理監工日號

毋悖于時乃合累牛騰馬遊孟夏無起土功無發大

衆勸農勉人勸農勉人禮記作勞農勸民以避唐諱

皆妨蠶農仲夏班馬政聚百藥按聚乃孟夏非仲夏也

○季春遊牝於牧至此妊孕已遂班布也馬政養季

夏行水殺艸糞田疇美土疆土功兵事不作禮記是

潤溽暑大雨時行燒薙行水利以殺艸孟秋納材葦

如以熱湯可以糞田疇可以美疆土仲秋勸人種麥

禮記此一句在季夏非孟秋○蒲葦

之屬生於澤中而可爲用器故曰材

柳河東集卷三十一 中華書局聚

種去 季秋休百工人皆入室具衣裘舉五穀之要合

秩芻養犧牲趨人收斂務蓄菜伐薪為炭按禮記合百縣之秩

芻以養犧牲在季夏乃命有司趨民收斂務蓄菜多積聚在仲秋今作季秋皆非是○五穀之要言租賦

所入之 孟冬築城郭穿寶窖修困倉謹蓋藏勞農以

數也 休息之收水澤之賦寶音豆窖音教困區倫切藏才浪切又如字勞去聲按禮記築

城郭穿寶窖修困倉三句在仲秋作孟冬非是○寶空也窖地藏也困廩之圓者也勞農即周禮黨正屬

民飲酒之禮記仲冬乃命仲冬伐木取竹箭陰盛水虞漁師收水泉池澤之賦

則材成故伐而取 季冬講武習射御出五穀種計耦

之 耕具田器合諸侯制百縣輕重之法貢職之數禮記講武

習射御在孟冬自合諸侯至之斯固俟時而行之所數十四字在季秋皆非季冬也

謂敬授人時者也敬授人時見虞書謂耕穫之其餘

郊廟百祀亦古之遺典不可以廢月令郊廟百祀如

上帝仲春玄鳥至至之類誠使古之為政者非春無以

布德和令行慶施惠養幼少省囹圄賜貧窮禮賢者

省息井切囹音零圍音語○省察也審也囹圄也

止也禮疏云周曰圍主殷曰姜里夏曰鈞臺

獄名非夏無以贊傑俊遂賢良舉長大行爵出祿斷

薄刑決小罪節嗜慾靜百官傑禮記作桀嗜作者字通斷都玩切○傑俊以

才言贊則引而升之也賢良以德言遂謂使之得行其志也長大以力言王制言執技論力舉謂選而用

也非秋無以選士勵兵任有功誅暴慢明好惡修法

制養衰老申嚴百刑斬殺必當勵禮記作厲當丁浪切○禮記仲秋養衰

老授几杖行糜粥飲食非冬無以賞死事恤孤寡察阿黨易關

市來商旅審門閭正貴戚近習罷官之無事者去器

之無用者察諸本皆作舉字無理按此句呂覽作察阿上亂法者禮記作察阿黨其為察字甚

明柳子蓋用禮記全文也大抵舉字形畫相近傳寫者誤耳今特正之按禮記易關市來商旅在仲秋非

也冬則其闕政亦以繁矣斯固不俟時而行之者也或以

作已變天之道絕地之理亂人之紀舍孟春則可以

有事乎作淫巧以蕩上心舍季春則可以為之者乎

夫如是內不可以納於君心外不可以施於人事勿

書之可也又曰反時令則有飄風暴雨霜雪水潦大

旱沉陰氛霧寒暖之氣飄風禮記作焱風○爾雅扶搖謂之焱風謂風之回轉也

大疫風效勦噓瘧寒疥癘之疾效苦代切勦音求噓者聲發于口皆肺疾以夏火克金故病此也螟蝗五

穀瓜瓠果實不成蓬蒿藜莠並興之異莠音有○螟蝗皆害苗之

蟲女災胎夭傷水火之訛胎未生者夭方生者寇戎來入相掠

兵革並起道路不通邊境不寧土地分裂四鄙入堡

流亡遷徙之變掠力灼切境禮記作竟堡作保字同○掠奪也裂折也堡小城也入堡入

而依以若是者特瞽史之語非出聖人者也然則夏

為安也夏小正周時訓二書名

后周公之典逸矣夏后周公之典謂此也

時令論下

或者曰月令之作所以爲君人者法也蓋非爲聰明  
睿智者爲之將慮後代有昏昧傲誕而肆于人上忽  
先生之典舉而廢之近而取之若陳隋之季是也故  
取仁義禮智信之事附于時令俾時至而有以發之  
也不爲之將因循放蕩而皆無其意焉爾不爲之下  
或有時字  
於是又爲之言五行之反戾相盪相摩妖災之說以  
震動于厥心古之所以防昏亂之術也今子發而揚  
之使前人之奧祕布露顯明則後之人而又何憚邪  
曰聖人之爲教立中道以示于後曰仁曰義曰禮曰  
智曰信謂之五常言可以常行者也行字下  
有之字防昏  
亂之術爲之勤勤然書於方冊興亡治亂之致永守  
是而不去也未聞其威之以怪而使之時而爲善所  
以滋其怠傲而忘理也語怪而威之所以熾其昏邪



珍做宋版印

淫惑而為禱禳厭勝鬼怪之事以大亂于人也且吾子以為畏冊書之多孰與畏人之言使諤諤者言仁

義利害焯乎列于其前而猶不悟奚暇顧月令哉焯音焯

焯○說文是故聖人為大經以存其直道將以遺後

世之君臣必言其中正而去其奇袞其有嚚然而不

顧者雖聖人復生無如之何又何冊書之有奇居宜切袞與

邪同霽魚中切○奇袞不正也字見周禮若陳隋之季暴戾淫放則無不

為矣求之二史豈復有行月令之事者乎然而其臣

有勁捍者爭而與之言先王之道猶十百而一遂焉

然則月令之無益於陳隋亦固矣立大中去大惑捨

是而曰聖人之道吾未信也用吾子之說罪我者雖

窮萬世吾無憾焉爾

斷刑論上文

斷刑論下

黃震曰斷刑論下謂賞務速不必春夏罰務速不必秋冬是矣而謂蒼蒼者焉能與吾事古之言天以愚蚩蚩者耳何言之無忌憚若是哉

余既為斷刑論或者以釋刑復於余其辭云云余不

得已而為之一言焉夫聖人之為賞罰者非他所以

懲勸者也賞務速而後有勸罰務速而後有懲必曰

賞以春夏而刑以秋冬而謂之至理者偽也左傳蔡大夫聲

子曰古之治民者勸賞而畏刑恤民不倦賞以春夏刑以秋冬使秋冬為善者必俟

春夏而後賞則為善者必怠冬一無字春夏為不善者必

俟秋冬而後罰則為不善者必懈夏一無字為善者怠為

不善者懈是毆天下之人而入於罪也毆音區毆天下

之人入於罪又緩而慢之以滋其懈怠此刑之所以

不措也一本刑下無之字必使為善者不越月踰時而得其

賞則人勇而有勸焉為不善者不越月踰時而得其

罰則人懼而有懲焉為善者日以有勸為不善者日以有懲是毆天下之人而從善遠罪也毆天下之人

而從善遠罪是刑之所以措而化之所以成也一正反

文勢如關河放溜一瞬千里或者務言天而不言人是惑於道者

也胡不謀之人心以熟吾道熟或作孰非是當取孟子仁亦在夫熟之而已

意之吾道之盡而人化矣是知蒼蒼者焉能與吾事而

暇知之哉矣一作乎果以為天時之可得順大和之可得

致則全吾道而得之矣全吾道而不得者非所謂天

也非所謂大和也是亦必無而已矣又何必枉吾之

道曲順其時以諂是物哉吾固知順時之得天不如

順人順道之得天也何也使犯死者自春而窮其辭

欲死不可得貫三木加連鎖而致之獄史記魏其大將也衣赭關

三木後漢范滂傳皆三木囊頭三木謂項手足皆有械也更大暑者數月痒不得

搔痺不得搔痛不得摩更平聲或作吏字屬上句搔蘇曹切痺必至切○說文痺

足氣不至病不得舒怨號之聲聞於里人怨號並平聲如是而大和之

不傷天時之不逆是亦必無而已矣彼其所宜得者

死而已也又若是焉何哉辨論未為確當豈囹圄之慘有甚於刀鋸乎吾不信也

或者乃以為雪霜者天之經也雷霆者天之權也

非常之罪不時可以殺人之權也當刑者必順時而

殺人之經也是又不然夫雷霆雪霜者特一氣耳非

有心於物者也聖人有心於物者也春夏之有雷霆

也或發而震破巨石裂大木木石豈為非常之罪也

哉秋冬之有霜雪也舉艸木而殘之艸木豈有非常

之罪也哉彼豈有懲於物也哉彼無所懲則效之者

惑也果以為仁必知經智必知權是又未盡於經權

之道也何也經也者常也權也者達經者也皆仁智  
 之事也離之滋惑矣經非權則泥權非經則悖是二  
 者彊名也曰當斯盡之矣泥乃計切當丁浪切當也者大中之  
 道也離而為名者太中之器用也知經而不知權不  
 知經者也知權而不知經不知權者也偏知而謂之  
 智不智者也偏守而謂之仁不仁者也知經者不以  
 異物害吾道知權者不以常人拂吾慮合之於一而  
 不疑者信于道而已者也且古之所以言天者蓋以  
 愚蚩蚩者耳非為聰明睿智者設也說文蚩蚩敦厚貌或者  
 之未達不思之甚也

辯侵伐論

德宗貞元十五年三月甲寅淮西節  
 度使吳少誠反遣兵襲唐州掠百姓

千餘人而去九月丙辰詔削奪少誠官爵令  
 諸道進兵討之時公為集賢院正字作也○

論侵伐之前先有段工夫此正得其肯  
 綦童宗說曰公此論意謂淮右一方負固似



音而元不足以動天下之兵誠有此理然自少誠死

根無其十二年始克平之則前日之所以申其惡於天下者亦所不免哉

春秋之說曰凡師有鐘鼓曰伐無曰侵說見左傳莊公二十九年

周禮大司馬九伐之法曰賊賢害人則伐之負固不

服則侵之負恃也固險固也然則所謂伐之者聲其惡於天

下也聲其惡於天下必有以厭于天下之心夫然後

得行焉古之守臣有賸人之財危人之生而又害賢

人者內必棄於其人外必棄於諸侯從而後加伐焉

動必克矣賸音宜一作沒一作私一作傷○賸縮也然猶校德而後舉量

力而後會備三有餘而以用其人一曰義有餘二曰

人力有餘三曰貨食有餘是三者大備則又立其禮

正其名修其辭其害物也小則誥誓徵令不過其隣

雖大不出所暴非有逆天地橫四海者不以動天下

之師故師不踰時而功成焉斯為人之舉也故公之

公之而鐘鼓作焉左傳注伐者鳴鐘擊鼓聲其罪而伐之也夫所謂侵之

者獨以其負固不服而壅王命也內以保其人外不

犯於諸侯其過惡不足暴於天下暴音僕致文告修文

德而又不變然後以師問焉是為制命之舉非為人

之舉也故私之私之故鐘鼓不作斯聖人之所志也

鐘鼓或作鼓鐘○左傳注侵者寢其鐘鼓潛入其境而陵之也周道既壞兵車之軌

交於天下而罕知侵伐之端焉是故以無道而正無

道者有之以無道而正有道者有之不加德而以遂

威者又有之故世日亂一變而至於戰國而生人耗

矣是以有其力無其財君子不以動眾有其力有其

財無其義君子不以帥師一束有力覺前面文勢更自道緊合是三

者而明其公私之說而後可焉嗚呼後之用師者有

能觀乎侵伐之端則善矣

六逆論

左傳隱公三年衛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

教以義方弗納於邪驕奢淫佚所自邪也且夫賤妨貴少陵長遠閒親新閒舊小加大淫

弟破義所謂六逆也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去順效逆所以速禍也弗

聽此謂石碻之論有不可槩者故從而辨之○茅坤曰所言亦是特其淺者耳陳仁錫曰

用翻案法而筆琅琅然古

春秋左氏言衛州吁之事因載六逆之說曰賤妨貴

少陵長遠閒親新閒舊小加大淫破義六者亂之本

也余謂少陵長小加大淫破義是三者固誠為亂矣

然其所謂賤妨貴遠閒親新閒舊雖為理之本可也

何必曰亂夫所謂賤妨貴者蓋斥言擇嗣之道子以

母貴者也若貴而愚賤而聖且賢以是而妨之其為

理本大矣而可捨之以從斯言乎此其不可固也夫

所謂遠閒親新閒舊者蓋言任用之道也使親而舊者愚遠而新者聖且賢以是而閒之其為理本亦大矣又可捨之以從斯言乎必從斯言而亂天下謂之師古訓可乎此又不可者也嗚呼是三者擇君置臣之道天下理亂之大本也一本之字無大字為書者執斯言

著一定之論以遺後代上智之人固不惑于是矣無一

矣字自中人而降守是為大據而以致敗亂者固不乏

焉敗一作賊晉厲死而悼公入乃理宋襄嗣而子魚退乃

亂貴不足尚也晉世家厲公多外嬖欲盡去羣大夫而立諸姬兄弟樂書中行偃襲捕厲

公囚之迎公子周于周而立之是為悼公悼公曰寡

人自以疎遠毋幾為君今大夫不忘文襄之意而惠

立桓叔之後使得奉晉祀敢不戰乎於是逐不臣

者七人修舊功施德惠宋世家潛公七年宋大水魯

使臧文仲往吊公曰寡人不能事鬼神政不修故水

臧文仲善此言此言乃公于子魚教潛公也及襄公

立十三年伐鄭楚伐宋以救鄭襄公欲戰秦用張祿

子魚諫公弗聽遂與楚戰敗傷於泓而卒

而黜穰侯乃安魏相成璜而疎吳起乃危親不足與

也璜胡光切○張祿范雎也穰侯魏冉也秦昭王母

四十九年秦拔魏范雎說秦王曰臣在山東時謂秦

知有太后穰侯不聞有王於是廢太后黜穰侯以

侯二雎為相封應侯成魏成也文侯之弟璜翟璜也文

是以田文為相起不悅為相苻氏進王猛而殺樊世乃興

是去魏之楚楚以不悅為相苻氏進王猛而殺樊世乃興

胡亥任趙高而族李斯乃滅舊不足恃也晉史苻堅

見如舊堅繼立遂以猛為中書侍郎曰見親幸特進

姑臧樊世與猛爭論於堅前世欲擊猛堅怒斬之於

是羣臣見猛皆屏息堅曰熾矣史記李斯自始皇時

已用於秦然胡亥嘗有私於趙高及即位高遂誣斯

反狀腰斬咸陽市夷三顧所信何如耳然則斯言殆

可以廢矣噫古之言理者罕能盡其說建一言立一

辭則跪跪而不安跪倪結切跪五忽切跪跪一本作

大抵即跪字音屋非也書作机隍後答許京謂之是

兆書甄兀即此字○易困于跪跪注不安也

可也謂之非亦可也混然而已教於後世莫知其所



以去就明者慨然將定其是非則拘儒瞽生相與羣而咻之以爲狂爲怪而欲世之多有知者可乎夫人可以及化者天下爲不少矣然而罕有知聖人之道則固爲書者之罪也

唐柳河東集卷第三

唐柳河東集卷第四

明樵李蔣之翹輯注

議辯

晉文公問守原議

左傳僖公二十五年晉侯朝

田陽樊不服圍之退一舍而原降晉侯圍原又

寺人欽鞅對曰昔趙衰以壺餐從徑徑而

勿食故使處原然子厚之所以議之者蓋以

唐自德宗懲艾朱泚賊故乃以左中右神策分

威等軍委宦者主之置護軍中尉中護軍分

提禁於寺人尤甚矣故宦人其視晉文公問

原守兵威柄下遷政在宦人雖曰論晉文之

失其意實憫當時宦者之禍逮憲宗元和十

五年而陳弘志之亂作則子厚之先見至是

意如貫珠詞如繁露又特粘定不節緊一節而  
近無一句作網領謝枋得曰文字經思茅坤曰  
法無一句字一領謝枋得曰文字經思茅坤曰  
精悍謹嚴

晉文公既受原於王難其守問寺人欽鞅以昇趙衰

敦音亭觀音低史記或作履觀或作敦觀注云敦觀寺

也衰初危切○寺人內小臣也即今之宦者敦觀寺

人名趙衰余謂守原政之大者也所以承天子樹霸

功致命諸侯不宜謀及媒近以忝王命媒音薛○虞

因承接下分開鋪敘又極有力而晉君擇大任不公議於朝而私議

於宮不博謀於卿相而獨謀於寺人雖或衰之賢足

以守國之政不為敗而賊賢失政之端由是滋矣衰

賢護絕妙回沈當其時不乏言議之臣乎狐偃為謀臣

先軫將中軍晉君疏而不咨外而不求乃卒定於內

豎其可以為法乎言議或作謀議豎音樹○時楚圍

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宋免矣於是晉作且晉君將

三軍狐偃將上軍先軫佐下軍事見左傳且晉君將

以興進豎刁以敗刁一本作鮑叔牙曰君欲伯王非管

夷吾不可公從之自仲用而齊以大治及桓公四十年

仲歷數其不可公卒用三子而三子專權則獲原啓  
自是因內寵殺羣吏擅廢立無所不至矣

疆適其始政所以觀示諸侯也而乃背其所以與跡

其所以敗然而能霸諸侯者以土則大以力則彊以

義則天子之冊也誠畏之矣烏能得其心服哉左傳

謂十八年周襄王策命晉侯為侯伯曰王其後景監得

以相衛鞅鞅於亮切○史記景監秦孝公之寵臣也

公座其後去魏之秦因景監以見孝公公始善之請景

王為說孝公不納終獻強國之說孝公始善之請景

監曰汝若可與語弘石得以殺望之漢書宦官弘恭

矣鞅遂用於秦弘石得以殺望之

久典樞機元帝即位委以政事蕭望之等建白以為

中書樞機本國家樞機用宦者非古制也宜罷中書宦

官應古不近刑人之義由誤之者晉文公也誤一作

是恭顯遂譖望之令自殺誤之者晉文公也

如霖一舉一動毫不可苟稍註誤終有不得辭其責者是

深一節鳴呼得賢臣以守大邑則問非失舉也蓋失

問也一作問非失然猶羞當時陷後代若此況於問

與舉又兩失者其何以救之哉余故著晉君之罪以

附春秋許世子止趙盾之義盾徒本切○左傳宣公

園宣子未出山而復太史書曰趙盾弑其君以

朝盾宣子名也昭公十九年許悼公疾五月欽太子

顧之藥而卒太子嚴謹得韓之奇未一結筆力尤高○

駁復讎議駁音剝○徐元慶復讎事見本篇唐

慶然後旌其閭墓時躋其言後禮部員外郎

柳宗元疏越致優劣得倒但韓之言純柳之言銳

立論未可漫致散理精而文曰此等文字極謹

嚴無一字懶散昂此議却於大網國語之流

也歸有光曰子昂禮以折其情又不可執

寬地耳所謂律設大法理順人情又不可執

臣伏見天后時有同州下邳人徐元慶者父爽為縣

吏趙師韞所殺邳音圭○師韞卒能手刃父讎束身

歸罪後師韞為御史舍亭下元慶變姓名於驛家傭力久之



當時諫臣陳子昂建議誅之而旌其閭且請編之於

令永為國典臣竊獨過之其時議者以元慶孝烈欲捨其罪子昂建議以為國法

專殺者死元慶宜正國法然旌其閭墓以褒其孝義可也議者以子昂為是臣聞禮之大

本以防亂也若曰無為賊虐凡為子者殺無赦刑之

大本亦以防亂也若曰無為賊虐凡為理者殺無赦

理一作治○唐順之曰以禮刑大本上說起是議論大根源處且謂誅旌不得並破其首鼠兩端之說最

有意其本則合其用則異旌與誅莫得而並焉一作本

得並誅其可旌茲謂濫贖刑甚矣旌其可誅茲謂僭

壞禮甚矣果以是示于天下傳于後代趨義者不知

所以向違害者不知所以立以是為典可乎贖音贖○說文

贖握持垢也左傳善為國者賞不僭刑亦不濫蓋聖人之制窮理以定賞罰

本情以正褒貶統於一而已矣窮理本情二語說得細嚮使刺

讞其誠偽攷正其曲直原始而求其端則刑禮之用

判然離矣讞魚列魚戰語蹇何者若元慶之父不陷

於公罪師韞之誅獨以其私怨奮其吏氣虐于非辜

州牧不知罪刑官不知問上下蒙冒籲號不聞元慶二字

或只作君字非是號音豪而元慶能以戴天為大恥

枕戈為得禮處心積慮以衝讎人之胸介然自克即

死無憾是守禮而行義也執事者宜有慙色將謝之

不暇而又何誅焉禮記父之讎不與共戴天又曰居

干不仕弗與共天下也○唐順之曰其或元慶之父

不免於罪師韞之誅不愆於法是非死於吏也是死

於法也法其可讎乎讎天子之法而戕奉法之吏是

悖驚而凌上也執而誅之所以正邦典而又何旌焉

戕音牆悖音字驚音傲樓助曰死于且其議曰人

必有子子必有親親親相讎其亂誰救是惑於禮也

甚矣禮之所謂讎者蓋以冤抑沉痛而號無告也非

謂抵罪觸法陷于大戮而曰彼殺之我乃殺之不議

曲直暴寡脇弱而已其非經背聖不以甚哉一作不亦甚哉

周禮調人掌司萬人之讎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讎讎

之則死有反殺者邦國交讎之又安得親親相讎也

周禮見地官春秋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父受

誅子復讎此推刃之道復讎不除害公羊傳見定公四年注不受誅

謂罪不當誅也又一往一來曰推刃今若取此以斷

兩下相殺則合於禮矣一篇主意始見於此且夫不忘讎孝也

不愛死義也元慶能不越於禮服孝死義是必達理

而聞道者也夫達理聞道之人豈其以王法為敵讎

者哉議者反以為戮黷刑壞禮其不可以為典明矣

錢穀曰以上論旌誅不可並至此以達理聞道與元慶而深抑當時之議誅者甚有著落請下臣

議附于今有斷斯獄者不宜以前議從事謹議

昔者桐葉封弟辯史記晉世家成王與叔虞曰以此封若史

而問實佚因請擇日立之成王曰吾與之戲耳史佚

不愛取葉封弟史無戲言於是遂封叔虞於唐此則桐

兩下昧厭如眺層巒但見蒼翠謝枋得曰七節轉換

絕無雷同之弊李性學曰雄健飄肆有懸崖

峭壁之勢唐順章各極其妙孫鑛曰老吏手

古之傳者有言成王以桐葉與小弱弟戲曰以封汝

周公入賀王曰戲也周公曰天子不可戲乃封小弱

弟於唐小弱弟謂唐叔吾意不然王之弟當封邪周

公宜以時言於王不待其戲而賀以成之也不當封

邪周公乃成其不中之戲以地以人與小弱弟者為

之主其得為聖乎中去聲○此且周公以王之言不

可苟焉而已必從而成之邪設有不幸王以桐葉戲

婦寺亦將舉而從之乎人無從解辨凡王者之德在

行之何若設未得其當雖十易之不為病要於其當

不可使易也而況以其戲乎若戲而必行之是周公

教王遂過也二當字吾意周公輔成王宜以道從容

優樂要歸之大中而已必不逢其失而為之辭又不

當束縛之馳驟之使若牛馬然急則敗矣且家人父

子尚不能以此自克況號為君臣者邪從音聰○逢謂逢迎也○

李性學曰觀其節節轉換是直小丈夫缺缺者之事

非周公所宜用故不可信致傾雪切與缺同○老子其政察察而其民缺缺

缺者小或曰封唐叔史佚成之佚音逸○史佚周武王時太史尹佚也詳

智貌題注○茅坤曰結東有不盡意

辯列子漢志列子入篇姓列名禦寇或名圍寇先於莊子故莊子稱之其學本於黃帝

老子清虛無為務崇不兢唐號冲虛真經云○虞集曰孔子沒而百家之言各出其見以



相揣摩而柳子厚為之  
辯析並有指歸可觀覽

劉向古稱博極羣書然其錄列子獨曰鄭繆公時人

繆公在孔子前幾百歲鄭繆公名蘭立於周襄王二  
十五年則其生當在周莊惠

王之際其去孔子生於周  
靈王之一年幾百餘年列子書言鄭國皆云子產

鄧析不知向何以言之如此鄧析鄭國辯智之士執  
兩可之說而時無抗者

史記鄭繆公二十四年楚悼王四年圍鄭鄭殺其相

駟子陽子陽正與列子同時鄭殺其相駟子陽  
事詳史記鄭世家是歲

周安王三年秦惠王韓列侯趙武侯二年魏文侯二

十七年燕釐公五年齊康公七年宋悼公六年魯繆

公十年釐虛其切古文僖字  
此皆據史記年表不知向言魯繆公時遂

誤為鄭邪不然何乖錯至如是一字之誤乃爾校  
書者不可不慎也其

後張湛徒知怪列子書言繆公後事亦不能推知其

時湛字處度東晉人  
光祿勳注列子然其書亦多增竄非其實要之

莊周為放依其辭其稱夏棘狙公紀涓子季咸等皆

出列子不可盡紀莊放方往切狙子余切棘列子作革

湯大夫狙公好養猿猴者宋人紀姓涓雖不槩於孔

名為周宣王養鬪雞者季咸神巫也

子道然其虛泊寥闊居亂世遠於利禍不得逮乎身

而其心不竊易之遁世無悶者其近是歟余故取焉

其文辭類莊子而尤質厚少為作好文者可廢邪朱熹

曰孟子莊子文氣俱好列子便有迂僻處左氏亦然

皆好高而少事實因言列子語佛氏多用之莊子全

寫列子又變得峻奇列子其楊朱力命疑其楊子書

語溫純故柳子厚常稱之

其言魏牟孔穿皆出列子後不可信然觀其辭亦足

通知古之多異術也楊朱力命列子二篇名魏牟文

子也見列子仲尼篇讀焉者慎取之而已矣

### 辯文子

李暹注文子其傳曰文子姓莘名研文

師事之本受業於老子錄其遺言為十二篇

云按劉向錄文子九篇而已唐志錄暹注又

有徐靈府注與子厚所稱篇次皆合豈徐李

有以析之歟顏師古以其與孔子並時而稱

周平王問疑依托者然三代之書既經嬴秦

灰燼之後幸而存者其錯亂參差類如此○

高似孫曰天寶中發其文子為通玄真經柳子

厚為刊去謬亂頗發其意子厚所刊之書世

不可見矣今觀其言曰神者智之淵神清則

智明智者心之府智公則心平又曰上學以

神聽之中學以心聽之下學以耳聽之又曰

貴則觀其所齊富則觀其所欲貧則觀其所

愛又曰人性欲平嗜欲

害之此亦學之一變也

文子書十二篇其傳曰老子弟子其辭時有若可取

其指意皆本老子然考其書蓋駁書也攷字即其渾而

類者少竊取他書以合之者多凡孟管輩數家皆見

剽竊僥然而出其類其意緒文辭又牙相抵而不合

不知人之增益之歟或者衆為聚斂以成其書歟音曉

堯或作堯又初加切牙朱加切○曉山高貌說文又

手指相錯牙齒也象上下相錯之形○周氏涉筆云

而文子一書誠如法儒墨諸家皆以其說入之氣脈皆

不相應其稱平王者往往是楚平  
王序者以為周平王時人非也  
然觀其往往有可

立者又頗惜之憫其為之也勞  
今刊去謬惡亂雜者  
取其似是者又頗為發其意藏於家

論語辯二篇

上篇 辯析明快末段稱孔子弟子雜記其言而卒成於曾氏之徒是千古確論

或問曰儒者稱論語孔子弟子所記信乎曰未然也

孔子弟子曾參最少少孔子四十六歲 夫子生於周靈王二十年

曾子生於周敬王十五年孔子卒時七十二曾子年二十六 曾子老而死是書記

曾子之死則去孔子也遠矣曾子之死孔子弟子略

無存者矣吾意曾子弟子之為之也何哉且是書載

弟子必以字獨曾子有子不然由是言之弟子之號

之也然則有子何以稱子曰孔子之歿也諸弟子以

有子為似夫子立而師之其後不能對諸子之問乃

叱避而退則固嘗有師之號矣

孔子既歿諸弟子思慕有若狀似孔子弟

子相與立為師師之如夫子時也他日弟子有所問有若默然無以應弟子起曰有子避之此非子之坐

也今所記獨曾子最後死余是以知之蓋樂正子春

子思之徒與為之爾

樂正子春子思皆曾子弟子

或曰孔子弟子

嘗雜記其言然而卒成其書者曾氏之徒也

下篇

童宗說曰堯曰首章之言從來揖遜征伐之說皆萃於此若非聖人諷道之餘其何

以表見於後世者且孔安國疏謂此文為明天道垂訓將來誠有得夫聖人之心柳子

亦謂為聖人之大志其智足以知聖人亦不減安國矣

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四海困窮天祿永終

舜亦以命禹曰余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天

后土有罪不敢赦萬方有罪罪在朕躬朕躬有罪無

以爾萬方或問之曰論語書記問對之辭爾今卒篇

之首章然有是問也柳先生曰論語之大莫大乎是



也是乃孔子常常諷道之辭云爾諷誦也彼孔子者覆

生人之器者也覆敷救切上之堯舜之不遭而禪不及己

上之一作上言禪音擅下之無湯之勢而已不得為天吏下之一作

下言生人無以澤其德日視聞其勞死怨呼而已之德

涸然無所依而施故於常常諷道云爾而止也涸音鶴

此聖人之大志也無容問對於其閒弟子或知之或

疑之不能明相與傳之故於其為書也卒篇之首巖

而立之

辯鬼谷子史記蘇秦傳鬼谷子戰國時隱居穎川陽城之鬼谷因以自號長於養性

洽身蘇秦張儀師之隋志有鬼谷子三卷即以為蘇秦書唐志有樂臺注有尹知章注序

又謂此書即授秦儀者掉闔之術十三章本經持樞中經三卷又有梁陶弘景注今子厚

又謂有元冀者為之指要未知孰是續仙傳云鬼谷子即王翊得道為地仙此諛詞也○

鬼谷子之書最後出雖其命篇甚奇詞亦偉至所以闢闔張翕之機似出戰國人意表大

要取易老短長厚語三書掇拾而成之後人所

偽撰者也柳子厚以其怪謬異甚詞而闢之

甚得崇正本意晁公武曰柳子厚論鬼谷子

書如測檢滑之術備於章旨學之者惟儀秦

而揣測如揜闔飛箝實今之常態是知漸漓之

後不讀鬼谷子書者其行略事皆得自然符契

也欲知是書觀二子之言略事皆得自然符契

治異端者當塞其源去惡荀者當拔其本儀

秦縱橫孟子以妾婦處之荀者當拔其本儀

衛瑄以亂國政責之愚謂二子不足罪使無

鬼谷之學則朝縱暮橫孰從而師事之故欲

閑先聖之道距縱橫之術者不可使鬼谷之

言一日得行於天下無意援溺而反推波助瀾誤天下必甚矣

元冀好讀古書然甚賢鬼谷子為其指要幾千言鬼

谷子要為無取能取一作漢時劉向班固錄書無鬼谷

子漢志鬼谷子不錄隋志鬼谷子後出而險豔峭薄

恐其妄言亂世難信學者宜其不道而世之言縱橫

者時葆其書後出上或無復出鬼谷子尤者晚乃益

出七術怪謬異甚不可攷校其言益奇而道益陋使人狙狂失守而易於陷墜陋音洽○鬼谷子下篇有陰符七術謂盛神法五龍養志法靈龜實意法騰蛇分威法伏熊散勢法驚鳥轉圓法猛獸損兌法靈著七章是也幸矣人之葆之者少今元子又文之以指要嗚呼其為好術也過矣

辯晏子春秋

晏子齊嬰也嬰相景公此書著其行事及諫諍之言漢志入篇但

曰晏子隨唐志或云十二卷七卷始號晏子春秋崇文總目則謂晏子八篇今亡此書蓋後人採掇其事為之則晏子更別自有書也未知果否○儒墨之辨不可不悉昌黎乃謂辨生於末學吾恐未然

司馬遷讀晏子春秋高之而莫知其所以為書或曰晏子為之而人接焉或曰晏子之後為之皆非也吾疑其墨子之徒有齊人者為之墨好儉晏子以儉名於世故墨子之徒尊著其事以增高為己術者且其

旨多尚同兼愛非樂節用非厚葬久喪者是皆出墨

子又非孔子好言鬼事非儒明鬼又出墨子其言問

棗及古冶子等尤怪誕又往往言墨子聞其道而稱

之此甚顯白者晏子春秋景公謂晏子曰東海之中

晏子對曰昔者秦繆公乘龍而理天下以黃布裹蒸

棗至東海而捐其布彼黃布故水赤蒸棗故華而不

實又公孫捷田開疆古冶子計功而食之公孫捷曰吾

言於公餽之乳虎可以食桃古冶子曰吾嘗從君以濟河有

持楯而再搏可以食桃古冶子曰吾嘗從君以濟河有

三軍者再可以食桃古冶子曰吾嘗從君以濟河有

一龍銜右驂以入砥柱之流治馬尾右挈龍頭流百步

順流九里得龍而殺之左牽馬尾右挈龍頭流百步

出可以食桃矣二子曰吾勇不若子功不逮子取桃

不讓是貪也然而不死無勇也皆反其桃契領而死

古冶子曰二子死之吾自劉向歆班彪固父子皆錄  
之儒家中甚矣數子之不詳也蓋非齊人不能具其  
事非墨子之徒則其言不若是後之錄諸子書宜列  
之墨家非晏子為墨也為是書者墨之道也一結大  
有翰旋

辯亢倉子亢音庚楚名○列子有亢倉子也史記莊子作亢倉子

大唐新語云道家有庚桑子者世無其書開

元來處士王源撰亢倉子一卷以補之序云

庚桑亢倉子為一也唐藝文志則謂天寶元

年詔號亢倉子為洞靈真君求之不獲襄陽

王士元補取諸子文義類者補其亡今此書其

士元補亡者○亢倉子議論絕無佳者其中

多作古文奇字豈晁氏所謂內不足者必假

外飾歟子厚詆之良是但不知其為士元所假

撰亦可異也周氏涉筆曰庚桑楚固寓言然

所居以忘言化俗以醇和感天今所著切切

用誅罰政術蓋全未識庚桑者其稱危代以

文章取士剪巧濫益至一指唐事又捕賊以

廣引侯赦率是獄案文書又鄉一縣無書州

被青紫章服皆近制既為唐人短淺者無書

道不煩一書可讀自合孤行

太史公為莊周列傳稱其為書畏累亢桑子皆空言

無事實畏於鬼切又烏罪切累音壘或云在魯又云在

梁州○史記莊子傳注按莊子畏累今世有亢桑子

虛篇名也即老聃弟子畏累鄒氏今世有亢桑子

書其首篇出莊子而益以庸言篇首所載與莊

柳河東集卷四 十 中華書局聚



所云者尚不能有所事實又況取其語而益之者其為空言尤也劉向班固錄書無亢倉子而今之為術者乃始為之傳注以教於世不亦惑乎亢倉子有何璨注

大史辯鷓冠子西漢藝文志有鷓冠子一篇子楚入居深山不顯名氏以鷓冠子為冠因自

號焉唐志亦有鷓冠子三卷今其為書凡十九篇蓋論三才變通古今治亂之道韓昌黎

云其博選篇四稽五至之說當矣學問篇稱賤生於無所用中流失船一壺千金者三讀

其詞而悲之即此書也○子厚所辨鷓冠子只世兵一篇耳然其餘亦可概見陳氏曰陸

佃解今書十九篇韓公頗道其書而柳以盡鄙俚言謂其非全韓公頗道其書而柳以盡鄙俚言

自今攻之長

余讀賈誼鵬賦嘉其辭而學者以為盡出鷓冠子鵬音

服○賈誼在長沙三年有鵬飛入誼舍止於坐隅鵬似鷓不祥鳥也誼以長沙卑濕自恐年命不得長故

為賦以自廣鷓冠子世余往來京師求鷓冠子無所

見至長沙始得其書讀之盡鄙淺言也惟誼所引用

爲美餘無可者吾意好事者僞爲其書反用鵬賦以  
文飾之非誼有所取之決也是確論太史公伯夷列傳  
稱賈子曰貪夫殉財烈士殉名夸者死權不稱鷦冠  
子遷號爲博極羣書假令當時有其書遷豈不見邪  
假令真有鷦冠子書亦必不取鵬賦以充入之者何  
以知其然邪曰不類

唐柳河東集卷第四

惠麻阿東果卷第四

以攻其然罪曰不賦

別令真精歸探子善亦必不眾讓想以未人文香附

子遊認後耕耕望善難令當耕育其善愛豈不長限

柳賈子曰貪夫欲根既士向谷空吾張謝不爾能

文翰文非節育他眾文也

論美無無何善吾意以事香

唐柳河東集卷第五

明橋李蔣之翹輯注

碑

箕子碑

箕子名胥餘紂威也馬融紂之庶兄未

知孰是但食采於箕故曰諫子紂始為象箸

又去矣箕子曰知不用而諫愚也殺身以彰

君之惡而不自說於民吾不忍為也二身不可

然且為之不自說於民吾不忍為也二身不可

隱而鼓琴以自悲及武王既克殷乃訪問箕

子為之陳洪範於是周書洪範○封箕子於朝

殷三仁起論而其文具於周書洪範○封箕子於朝

震曰子厚發明箕子之道善矣但恐不當於

輕重三人分

凡大人之道有三一曰正蒙難二曰法授聖三曰化

及民

難乃旦切○蒙犯也正蒙難者以

殷有仁人曰

箕子實具茲道以立于世故孔子述六經之旨尤慙

懃焉謂下易詩書所載是也當紂之時大道悖亂天威之動不

能戒聖人之言無所用書今天動威進死以併命誠仁矣

無益吾祀故不為謂此委身以存祀誠仁矣與亡吾

國故不忍與音預謂微子具是二道有行之者矣是用保

其明哲與之俯仰晦是謨範辱於囚奴昏而無邪墮

而不息故在易曰箕子明夷正蒙難也墮音類〇詩既明且哲以

保其身書囚奴正士正士謂箕子也易注夷傷也取日入地中明夷之義也及天命既改

生人以正乃出大法用為聖師周人得以序彝倫而

立大典故在書曰以箕子歸作洪範法授聖也大法洪範

也書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彝倫常道也及封朝鮮推道訓俗惟德

無陋惟人無遠用廣殷祀俾夷為華化及民也鮮音〇

漢書地理志箕子去之朝鮮教其民以禮義田蠶織作樂治朝鮮民犯禁入條相殺以當時償殺相傷以

穀償相沒者男沒入為其家奴女子為婢欲自償者入五十萬雖免為民俗猶羞之嫁取無所讎是以其



民終不相盜無門戶之閉婦人貞信不淫辟其田民  
飲食以饗豆為可貴此仁賢之化也按朝鮮東夷地  
秦屬遼東外徼漢武帝定之置郡晉末陷入高麗  
麗洪武二年封為高麗王二十年仍更名朝鮮率是

大道藜于厥躬天地變化我得其正其大人歟藜粗紅切

俗體也於虐當其周時未至殷祀未殄比干已死微

子已去向使紂惡未稔而自斃武庚念亂以圖存國

無其人誰與興理是固人事之或然先生隱忍而為

此其有志於斯乎語極淋漓感慨故唐某年作廟汲

郡歲時致祀汲郡紂故都今為河嘉先生獨列於易

象作是頌云南衛輝府屬淇縣

蒙難以正授聖以謨宗祀用繁夷民其蘇繁或作係非是此以

繫而為繫因繫而又作係也○自箕子憲憲大人顯

晦不渝憲音顯○憲憲聖人之仁道合隆汚明哲在

躬不陋為奴冲讓居禮不盈稱孤高而無危俾不可

踰非死非去有懷故都時詘而伸卒為世模音易

象是列文王為徒易明夷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

子以大明宣昭崇祀式孚謂唐始立古闕頌辭繼在

後儒

道州文宣王廟碑此子厚在永州府吳營陽唐道

州江華也○張敦頤曰唐書歸崇敬傳贊引

此碑按論薛伯高評十哲之科妄出後世而

指為元確論宋夫子京贊唐史灼見其非追咎薛

氏而下十人皆孔以失來者顯闕出者謂非顏淵

其徒可乎取其所擬議可以謂後世之妄乎李

重道是非先王未之請有以哲列為坐像務尊師

於後微景文之論則薛得為賢守柳子溢美之

謹案某年月日儒師河東薛公伯高由尚書刑部郎

中為道州明年二月丁亥公用牲幣祭于先聖文宣

王之廟薛伯高名景晦按集有斥鼻亭神記云元和九年薛公由刑部郎中刺道州此云某

年即元和九年也明年即元和十年也信志國子寺

每歲以四仲月上丁釋奠先聖先師即禮所稱先庚

三日後甲夜漏未盡三刻公玄冕以入就位於庭禮周

司服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惕焉深惟夫子之祀

如孤之服又祭羣小祀則玄冕展誠宿燎設懸罇俎旂章粢穆布列周天之下

罇音尊周禮司烜氏凡邦之大事共墳燭庭燎注

云樹於門外曰大燭於門內曰庭燎設懸謂懸枸虞

為屬也禮記月令以鳴呼夫子之道闕肆尊顯二帝

三王其無以侔大也然其堂庭庠陋椽棟毀墜曾不

及浮圖外說克壯厥居水潦仍至歲加蕩沃庫音卑

沃音握○庫短也外說鬼神之神類也公蹙然不寧若罔獲承既祭而出

登墉以望爰得美地豐衍端夷水環以流有頽宮之

制類與洋同○衍廣夷平也墉城垣也禮是日樹表

列位由禮攷宜注周禮土方氏掌土圭之法以致日景

尺則景丈三然後節用以制貨財乘時以儆功役逾年

而克有成儆即就廟舍峻整階序廓大講肄之位師

儒之室立廩以周食圃畦以毓蔬權其子母贏且不

竭肄羊至切毓與育同贏音盈○序廊也肄習也周

乎有子權子而行若不甚重則多作輕於是由是邑里

之秀民感道懷和更來門下咸願服儒衣冠由公訓

程更平聲○公攝衣登席親釋經旨不論本統父慶

其子長勵其幼化用興行人無諍訟長上聲○攝握

也手握衣使去地尺恐躡之而傾跌失容公又曰夫子

稱門弟子顏回為庶幾禮顏氏之子其後從於陳蔡

亦各有號言出一時非盡其徒也謂四科于後失厥

所謂妄異科第坐祀十人以爲哲豈夫子志哉開元八年

敕改顏子等十哲爲坐像悉預配享余案月令則曰釋奠於先聖先師

國之故也則曰一舍菜一本作則由一本作曰則○禮釋奠

敬告誠祀其師以示乃立夫子像配以顏氏籩豆既

嘉筮鏞既成鏞大鐘名九年八月丁未公祭於新廟退攷

疑義合以燕饗萬民翼翼觀禮識古九年當作十年以長曆推之九

年八月乙亥朔是月無丁未且新廟之作起於十年二月丁亥既祭之後云於是春秋師

晉陵蔣堅易師沙門凝誓助教某學生某等來告與誓

辨同俗體也願刻金石明夫子之道及公之勤惟夫子極

于化初冥于道先羣儒咸稱六籍具存苟贊其道若

譽天地之大褒日月之明非愚則惑不可犯也惟公

探夫子之志攷有國之制光施彝典革正道本俾是

荒服移爲闕里闕里孔子故居在兗州曲阜縣魯城內在周則魯侯申

柳河東集卷五 四 中華書局聚



能修類宮詩有其歌在漢蜀守文翁能首儒學史有

其贊

魯僖公名申詩魯頌泮水美僖公也漢書文翁為蜀郡太守及諸郡縣小吏起學官設官使第

子授業遂變鄒魯之風天下並令立學

今公法古之大同于魯化人之

難侔于蜀蓋銘茲德以告于史氏而刊之茲碑銘曰

荆楚之陽厥服惟荒民鮮由仁帝降其良振振薛公

惟德之造赤旂金節來蒞于道師儒咸會嘉有攸告

振音真○詩注振振仁厚貌

吉日丁亥獻于類宮庭燎伊煌有煥

其容公升于位心莫不恭爰念聖祀徧于海邦服冕

陳器州邑攸同咸忻以歆思報聖功卜遷于嘉惟吉

之逢

歆音希

昉昉其原既夷且大

昉均勻二音○詩昉原隰曾孫田之昉

墾田也

渙渙其流實環于外

詩溱與洧方渙渙水貌

作廟有

嚴昭祀顯配潔茲器用觀禮斯會布筵伊位作廩伊

秩以豐其儀以壯其室

伊位或作文位以下偶之非是

新宮既成崇

報孔明千古有經公粹厥誠邦民之良弁服是纓公

躬講論虔默以聽公降酬酢進退齊乎柔肌治體莫

不充盈歸懽于心父子弟兄千或作于聽平聲于欽惟聖王厥

道無涯世有頌辭益疲其多疲音公斯攷禮民感休

嘉從于魯風祇以詠歌感一作咸公錫于天眉壽來加詩

眉壽錫公純嘏保魯公賚于王休命是荷荷音何也師于辟雍

大邦以和侑醕申申王道式訛醕音胤○漢賈山傳

執醬而餽執爵而醕醕者少少飲酒食已而蕩口也

此言景晦將入為天子三老養於太學亦魯頌祝僖

意云諸儒作詩思繼類水不揚厥聲以告太史

柳州文宣王新修廟碑此子厚碑刺柳州時作不

仲尼之道與王化遠邇茅坤曰陡惟柳州古為南夷

椎髻卉裳攻劫鬪暴雖唐虞之仁不能柔秦漢之勇

速昌黎試以昌黎處州孔子廟碑較之可見

不能威稚音槌髻音計○柳州在嶺南今屬廣西古

結續為髻一撮之髻其形如椎書島夷卉服至于有

國始循法度置吏奉貢咸若采衛冠帶憲令進用文

事學者道堯舜孔子如取諸左右執經書引仁義旋

辟唯諾中州之士時或病焉然後知唐之德大以遐

孔氏之道尊而明事一作士旋音璿辟音璧又音僻

之邦國謂侯甸男采元和十年八月州之廟屋壞幾

毀神位刺史柳宗元始至大懼不任以墜教基是歲七月

子厚至柳州丁未奠薦法齊時事禮不克施乃合初亞終

獻三官衣布泊于羸財取土木金石徵工僦功完舊

益新語齋必有明衣布注十月乙丑王宮正室成乃

安神棲乃正法庭祇會羣吏卜日之吉于王靈曰昔

者夫子嘗欲居九夷其時門人猶有惑聖言今夫子

代千有餘載其教始行至于是邦人去其陋而本於

儒孝父忠君言及禮義又况巍然炳然臨而炙之乎

後闕○茅坤曰惟夫子以神道設教我今罔敢知欽

若茲教以寧其神易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追思告誨如在子

前苟神之在曷敢不虔居而無陋罔貳昔言謂子欲居九夷

也申陳巖祀永永是尊麗牲有碑刻在廟門禮祭義祭之日

君牽牲既入廟門麗于碑注麗猶繫也

終南山祠堂碑并序○終南山即中條山也漢志扶風武功縣東有終南山潘

岳關中記云一名中南山言在天之中居都之南也今在陝西西安府城南○文具典麗

貞元十二年夏泊秋不雨稽人焦勞嘉穀用虞皇帝

使中謁者禱于終南山漢表謁者掌賓贊受事灌嬰為中謁者後常以闈人為之

諸宦加中者多闈人也申命京兆尹韓府君祇飾祀事攷視祠

制以為棟宇不稱宜有加飾貞元十一年四月以兵部侍郎韓臯為京兆尹

不實傳云貞元十四年大旱民請蠲租賦臯奏遂命蓋

匡令裴均虔承聖謨創制祠宇蓋音俯屋音室○蓋

字裴均乃徵土工木工石工備器執用來會祠下斬

板榦榦盧紅切礎音楚瓴甃築垣墉恢度舊制立三筵六音榦

徒洛切○榦所以當墻兩邊障土者礎楹石也說文

瓴甃似瓶者爾雅瓴甃謂之甃詩中堂有尋既興功

玄雲觸石霈澤周被植物擢茂期于豐登神道感而

宣靈人心歡而致和嘉氣充溢抃蹈布墊於是邑令

僚吏至于胥徒黃髮耆艾墊夫版尹書三毫版尹版

僉曰蓋聞名山之列天下也其有能奠方域產財用

興雲雨攷于祭法宜在祀典也奠安惟終南據天之中

在都之南西至於褒斜又西至隴首以臨于戎東至

于商顏又東至于太華以距于關寔能作固以屏王



室華去聲○褒斜二谷名梁州記方石城沂漢上七里

在漢中隴首隴山也今在隴州商顏商山之顏顏猶

戎也出前漢溝洫志今在商州太華即西嶽在華陰

潼關也其物產之厚器用之出則璆琳琅玕夏書

載焉紀堂條枚秦風詠焉璆與球同音求琳音林紀

非是枚詩本作梅○禹貢終南惇物至于鳥鼠厥貢

惟球琳琅玕球玉名琅玕石而似珠詩終南何有有

條有梅條山秋也又終南何有有紀有今其神又能

堂紀山之廉角也堂山之寬平處也

對于禱祝化荒為穰易沴為和厥功章明宜受大禮

俾有憑託而宣其烈也祝一作祀沴音戾○非我后

敬神重穀則曷能發大號尊明靈非我公勤人奉上

則曷能對休命作新廟人事既備神明時若豐我公

田遂及我私詩雨我公田粢盛無虞儲峙用充儲音

文里切○儲說文侍厥猷茂哉遂相與東向蹈舞拜

也爾雅供峙具也

手稽首願頌帝力且宣神德永著終古辭曰

柳河東集卷五 七 中華書局聚

皇帝垂德制定統極神道泰寧祀典修飾禳祈榮雩

皆有準程祭音詠雩音于祭禮記祭名周禮祭門祭用

顧惟終南祠位瘳陋不稱顯名瘳音卑爰降制詔充

大厥宇啓寤誠明昭感神衷道宣天休獲此利貞篤

災愆陽化為豐穰實我粢盛盛音成左人賴蓄給

鼓腹而歌以樂其生巍巍靈山興利產財作固鎬京

鎬下老切詩宅是鎬京鎬京武王所都其地在長安西上林苑中擁其嘉休眷祐于

人永宅厥靈奕奕新廟整頓端莊神位密清奕奕佼

奕奕佼新廟奕奕奕奕佼後祀承則絜心勤禮導暢純精邑吏嗇夫

給背鯢齒願垂表經給音臺鯢音倪頌宣聖德篆

刻堅石永世飛聲此詞用秦碑體

太白山祠堂碑并序○此碑與上篇同時皆禱

湫禱雨輒應

雍州西南界于梁其山曰太白其地恆寒水雪之積

未嘗已也雍州謂秦地雍梁皆禹貢九州之舊一統志關中諸山莫高於太白積

雪六月其人以為神故歲水旱則禱之寒暑乖候則

禱之癘疾崇降則禱之咸若有答焉者鬼災曰癘崇亦神禍也

貞元十二年孟秋旱甚皇帝遇災悼懼分命禱祀至

于茲山又詔京兆尹宜飾祠廟遂下令于旬邑尹謂韓臯

蓋臣屬京北故云旬邑邑令裴均臨事有恪革去狹陋恢闕棟

宇階室之廣二倍其初翌日大雨黍稷用豐塗夫謹

謠欽聖信神願垂頌聲刻在金石文曰文闕

碑陰文韓臯裴均蓋有勞於二祠者也故于厚又作文勒于碑陰以志之

時尹韓府君諱臯祇奉制詔發付邑吏令裴府尹諱

均承荷君公之命督就祠宇莅事謹甚克媚神意用

獲顯貺邑人靈之其事遂聞詔書嘉異勞主者甚厚

勞力乃刻茲石立于西序右階之下肆列裴氏之政

于碑之陰惟君教行于家德施于人撫字惠厚柔人

博愛之道洽于鰥嫠廉毅肅給威斷猛制之令行於

強禦鰥姑頑切切獄訟不私于上罪責不及于下農事

課勵厚生克勤征賦首入而其人益贍創立傳館平

易道路改作甚力而其人彌逸傳株戀切易以韓

府君每用嘉褒稱其理為甸服最今茲設廟位神神

歡而寧宜為君之誠敬克合于上用啓之也不可以

不志

湘源二妃廟碑永州縣四湘源其一也公時為

女英事見韓昌黎黃陵廟碑紀之甚詳

元和九年八月二十日湘源二妃廟災天火司功掾

守令彭城劉知剛主簿安邑衛之武告于州刺史中

丞清河崔公能

唐有司功攝令也崔能唐史有傳

祇栗厥

戒會羣吏泊衆工發開元詔書懼廢守祀搜攷羸羨

均節委積

委於偽切積子智切○羨餘也周禮遺人掌邦之委積以待施惠注少曰委多曰積

皆聚也

咸執牘聿至于祠下

說文牘書版聿所以書楚謂之聿吳謂之不聿燕謂

之稽度既備傭役惟時斬木于上游陶埴于水涯迺

桴迺載工逸事遂作貌顯嚴粲然而威

度徒洛切埴音植○上游

字見漢書猶言上流也埴埴也桴編竹以渡也

十有一月庚辰陳寔薦辭立

石于廟門之宇下惟父子夫婦人道之大大哉二神

咸極其會為子而父堯為婦而夫舜齊聖並明瑤成

授受內若嚚瞽瞍上承輝光克艱以乂德罔不至

義○音

若順也書瞽瞍

帝既堃死神亦不返

史記舜踐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

於蒼梧之埜二妃從舜不及道死於沅湘之閩

食于茲川古有常典毆被戾

孽恢宣淑靈敢或失職以奸大刑

毆被音區弟奸音干○毆被驅除也



有翼其恭有苾其馨苾薄必沉牲受告即石是銘禮周

以狸沉祭山川澤曰沉銘曰

淵懿承聖舜妻堯女德形媯汭神位湘澣媯俱為切

澣音虎○書釐降二女于媯汭媯水之汭也史記堯妻舜二女以觀其德舜飭下二女於媯汭媯汭舜所

居澣水之汭也揆茲有初克碩厥宇碩壯也唐命秩祀茲

邑攸主毛牲既躡椒馨爰楛胤于萬年期保伊祐音牲

全醜拍逼切音僻一本作肆精先呂切○周禮牧人凡陽祀用騂牲毛之陰祀用黝牲毛之毛之取純毛

也說文牛純色也騂曰牲醜破也周官宗伯以醜辜祭時百物注牲胸也醜而磔之詩有椒斯馨楛祭神米也

潛火煽孽炖于融風神用播遷時罔克龔炖他昆切

風而火盛貌左傳梓慎曰是謂融風火之始也注邑東北風曰融風木也木火母故曰火之始龔給也

令羣吏告于君公廉用積餘以就爾功廉節也桴木負

埴載流于江既夷以成崇宇峻墉潔巖清閒左右率

從神樂來歸徒御雍雍音神既安止邦人載喜奉

其吉玉以對嘉祉作玉主南風涓涓湘水如舞將子無

謹神聽鐘鼓涓音涓謹一作護豐其交報邦邑是與

刻此樂歌以極終古

饒娥碑按史云饒娥字瓊又云饒州樂平人父名

具禮塋父及城鄱水之陰縣令魏仲光碣其

墓建中初黜陟使鄭叔則表旌其閭河東柳

事甚卓異而文未稱宗元為立碑云饒娥

饒娥饒人饒姓娥名世漁鄱水鄱蒲波切○饒州今

府城娥為室女淵懿靖專雖小家未嘗出游治締葛

供女事循整鄉閭敬式靖一作靜○葛所以為娥父

醉漁風卒起不能舟遂以溺死求屍不得卒七娥聞

父死走哭水上三日不食耳鼻流血氣盡伏死明日

屍出黿魚鼉蛟浮死萬數塞川下流時娥年十四哭

死俄大驚震水蟲鄱旁下民悲感怨號以為神奇怨

冤號音毫縣人鄉人會錢具儀葬娥鄱水西橫道上墓今在樂

汨平縣東追思不足相與作石以詒後世詒一作詔其辭曰

生德無類氣靈而休嗟茲孝娥惟行之周淵懿念貞

好靖不游織葛締紵克供以修纖思廉切紵丑蒸蒸

在家其父世漁飲酒不節死乎風濤乎一作於匍匐

來哭號天以呼顏目耳鼻膏血交流三日頓踣氣竭

形枯號平聲踣匹侯切又薄北切形枯父屍既出孝

質已殂龜鱉黿鼉有蛟泊魚充流溢岸旁出仰浮見

怪異形適與我謀鄙民哀號或以頌歌齊女色憂傷

槐罷誅劉向列女傳齊傷槐行之女婧齊景公有所

於是行醉而傷槐景公使拘之且加罪焉婧懼先造

於晏子之門曰妾聞明君不為六畜傷人民不為塗

艸傷禾苗今吾君以槐故殺婧父鄰國聞之皆謂君

愛樹而賤人其可乎晏子明日朝言於公景公即廢

犯槐之法出趙姬完父操棹爰謳謳烏侯切亦音區

媚者趙河津者欲殺之趙簡子南擊楚至河津吏醉臥不  
能渡簡子怒欲殺之趙簡子懼持禱而前曰妾父聞主君  
且來恐風波起此願待其醒而殺之簡子淮之神不  
勝杯酌醉至如願待其醒而殺之簡子淮之神不  
少一人願備父持禱許之流為肉刑不施漢美  
淳于史記漢文帝十三年天子悲憐其淳于公有罪當刑  
內刑法志見烈烈孝娥水死上虞邯鄲淳曹娥碑  
漢刑法志見烈烈孝娥水死上虞邯鄲淳曹娥碑  
能按節撫水所淹不得其尸娥時年五月十四號慕思  
濤而節撫水所淹不得其尸娥時年五月十四號慕思  
哀吟澤畔旬有七日遂自投江死經娥之至德實與  
五日抱父死屍出度尚設祭誄之

為儔恆人有言惟教是圖懿茲德女家世不儒奇行  
特出神道莫酬窮哀罔泄終古以留鄉人好禮爰立  
茲丘建銘當道過者下車

當道即謂橫道上也

唐故特進贈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大都督南府  
君睢陽廟碑

并序○南府君霽雲魏州頓丘人祿山反張巡許遠守睢陽遣

霽雲乞師於賀蘭進明不果如請事詳碑中霽雲還入城十月城陷與巡等同被害初贈

開府儀同三司再贈揚州大都督云○南公

固是偉人子厚乃以此靡靡之文屬之幾無

生氣黃震曰與子厚一事始終屬對全似韓柳

未出時文體嘗以年致之乃其晚年所作殆

自然近世晦翁嘗陳仁錫曰此篇似模燕許在

自隲以從俗邪陳仁錫曰此篇似模燕許在

而峭鬱之意自見

急病讓夷義之先國語臧文仲曰賢者急病讓圖國

忘死貞之大左傳趙孟稱叔孫豹曰思難利合而動

乃市賈之相求賈音恩加而感則報施之常道施去

睢陽所以不階王命橫絕凶威超千祀而挺生奮百

代而特立者也睢息遺切○唐睢陽宋時惟南公天

與拳勇神資機智詩無拳力也勇藝窮百中豪出千人

中去聲○史記養由基去楊葉百步射之發無不應百不

中霽雲傳善騎射見賊百步內射之發無不應百不

遇興詞鬱彪眉之都尉漢武故事上至郎署見一老

其老也對曰臣姓顏名駟以文帝時為郎文帝好老

而臣好武景帝好老而臣尚少陛下好少而臣已老



是以三葉不遇也上感數奇見惜挫援臂之將軍所數

也角切奇居宜切○史記上以李廣數奇注奇隻不耦

天寶末寇劇憑陵隳突河華華音天旋虧斗極之位

地屹積狐狸之穴圯毀音起○親賢在庭子駿陳謨以

佐命劉歆字子駿為王莽佐命官至國師元老用武夷甫委師而勸進

晉王衍字夷甫嘗與東海王越共討荀晞越薨眾推

勸稱尊號因勸惟公與南陽張公巡高陽許公遠義氣

懸合訂謀大同許匈于切○許大也又誓鳩武旅以

遏橫潰潰音孟切裂裳而千里來應文選脫未為左

袒而一呼皆至漢書太尉以一節入北軍柱厲不知

而死難列子柱厲叔事莒敖死之曰以爲醜後世之入

主不知其狼暉見黜而奔師暉尸甚式祗二切○左

囚使萊駒以戈斬之囚呼萊駒失戈狼暉取戈斬囚

遂以爲右箕之役先軫黜之狼暉怒及彭衙既陳以

其屬馳秦 忠謀朗然萬夫齊力力一作志公以推讓且專

奮擊為馬軍兵馬使出戰則羣校同疆謂賊囚張通

州張公巡率吏哭立元祠入守而百姓齊固也城高

三堵為雉謂賊攻雍丘焚賊不敢向也 初據雍丘謂

非要害 丘至德元載三月真元令張巡起兵討賊據雍

邑為頓丘令所殺賁引軍進至雍州將保江淮之臣

庶通南北之奏復 周禮諸臣之復謂奏事于王也昌

過其勢天下之不 拔我義類扼於睢陽十二月巡拔

亡其誰之功也 尹子奇寇睢陽睢陽隸宋州前後捕

陵二載正月賊將尹子奇寇睢陽睢陽隸宋州前後捕

許遠告急於巡巡引兵入睢陽將與許遠合鬻雲戰

斬要遮凶氣連沮 此謂巡至睢陽將與許遠合鬻雲戰

尸于漢兵已絕守疏勒而彌堅 疏音疎○後漢班超

援數攻疎勒超孤立無 虜騎雖疆頓盱胎而不進音盱

呵哈音怡○南史宋文帝元嘉二十八年魏主攻盱

哈輔國將軍臧質堅守魏人殺傷萬計尸與城平三

旬不拔魏賊徒乃弃疾於我悉衆合圍技雖窮於九

攻見呂荆氏春秋公輸般爲高雲梯欲以攻宋墨子聞之

守之於是公輸般設攻宋之械墨子設守宋之志益

備公輸般九攻之墨子九卻之遂輟不攻宋

專於三版史記智伯率韓魏攻城趙襄子奔保晉陽

陽縣布之勁十年音逼縣即懸字勁一作巧○左傳襄

秦董父登之及堞而絕之墜○○○汧城鑿穴之奇○○

則又縣之蘇而復上者三○汧城鑿穴之奇○○

事未詳或云田息意牽羊羞鄭師之大臨○

單穴城火牛也○息意牽羊羞鄭師之大臨○

二年楚子圍鄭國人大臨守陣者皆哭三月楚克鄭

鄭伯肉袒牽羊以逆注臨衆哭也肉袒牽羊示執臣

禮之甘心易子鄙宋臣之病告○圍宋宋人懼使華元

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曰

敝邑易子而食折骸以爨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斃

不能諸侯環顧而莫救國命阻絕而無歸以有盡之

疲人敵無已之彊寇公乃躍馬潰圍馳出萬衆抵賀

蘭進明乞師進明乃張樂侑食以好聘待之公曰弊

邑父子相食而君辱以燕禮獨何心歟乃自噬其指

曰噉此足矣好呼報切○巡等守睢陽死傷之餘纔

淮擁兵不救八月巡令霽雲將二十騎犯圍而出告

急臨淮進明具食與樂延霽雲坐霽雲泣且語曰睢

陽之一人指以食月餘矣霽雲雖欲獨食且不下咽因噬

嚙落之一指以信歸報本州新傳云請置一指以示信歸

夫示之因拔佩刀斬一指血淋漓以示賀蘭此所載

報中丞之因拔佩刀斬一指血淋漓以示賀蘭此所載

又有噉此足矣之文其不遂慟哭而返即死孤城霽

同如噉此足矣之文其不遂慟哭而返即死孤城霽

遂自臨淮陽緹城而入城中首碎秦庭終惜無衣之

將吏知救不至慟哭累日

賦公為賦巨無衣○左頓首而坐秦師乃出庾信哀江南

賦公為賦巨無衣○左頓首而坐秦師乃出庾信哀江南

頓地曰申包胥之身離楚楚徒傷帶劍之辭楚辭九歌

挾秦弓首雖至德二年十月城陷遇害

離兮心不懲

以刀脇巡不降又降霽雲霽雲未應巡呼曰南八

男兒死耳不為不義屈霽雲笑曰將欲有為也

知我者敢不為不義屈霽雲笑曰將欲有為也

姚閻等遇害惟遠執送洛陽無傅燮之歎息

容為漢陽太守賊圍漢陽欲送燮歸鄉里燮慨然沒

曰吾行何之吾必死於此遂麾左右進兵臨陣戰沒

曰吾行何之吾必死於此遂麾左右進兵臨陣戰沒

曰吾行何之吾必死於此遂麾左右進兵臨陣戰沒

曰吾行何之吾必死於此遂麾左右進兵臨陣戰沒

有周苛之慷慨漢書高祖使周苛守滎陽楚下聞義

能徙果其初心見論語烈士抗詞痛臧洪之同日後漢臧洪

字子原袁紹執洪殺之洪邑人陳容謂紹曰將軍欲

為天下除暴而先專誅忠義豈合天意又曰今日寧

與臧洪同日死不與將軍同日戮二烈士復直臣致憤惜

見殺見者相謂曰如何一日戮二烈士復直臣致憤惜

蔡恭於累旬劉璠梁典云武帝天監三年魏兵圍義

道恭疾卒詔使郢州刺史曹景宗救景宗略曰道恭云

進義陽遂陷御史中丞任昉彈劾景宗略曰道恭云

逝城守甲直臣蓋指任昉也朝廷加贈特進揚州大都

督定功為第一等與張氏許氏並立廟睢陽歲時致

祭男在襁褓皆受顯秩賜之士田塋刻鮑信之形信

作助非是○魏志初平二年鮑信擊黃巾于壽張力



之心越語句踐棲於會稽乃令於三軍曰孤子而寡婦疾疹貧病者納官其子官仕也任其子而教之

廩以食羽林字孤知孝武之志漢百官表武帝時從軍死事者之羽

林官教以五兵號羽舉門關於周典周禮司門職云林孤兒少壯令從軍舉門關於周典凡財物犯禁者

舉之以死其財養死政之老與其孤財所謂門關之委積也積也死以政之老國中死事者之父也孤子也又遺

入云掌門關之徵印綬於漢儀漢時印佩非若今之委積以養孤老之徵印綬於漢儀金紫銀緋長使服之

也蓋居是官則佩是印罷則解之故三公上印綬後漢張奐云吾前後十要銀艾銀印銀印艾印綬十

要者一官一佩也漢世功臣死後多賜印綬焉見孔氏丈二者之組是也漢世功臣死後多賜印綬焉見孔氏

雜說王猷以光寵錫斯備於戲睢陽之事不惟以能死

為勇善守為功所以出奇以恥敵立謹以怒寇謹二勤

音或作僅非是○列子刺客曰虞氏富樂之日久矣而常有輕易入之心吾不侵犯之而辱我以腐鼠不

報無以立謹於俾其專力於東南而去備於西北力

專則堅城必陷備去則天討可行是故即城陷之辰

為克敵之日十月癸丑睢陽城陷庚申安慶緒奔河北壬戌克東京世徒知力

保於江淮而不知功靖乎醜虜論者或未之思歟論妙

從無人道破 公諱霽雲字某范陽人有子曰承嗣七歲為

婺州別駕賜緋魚袋歷施涪二州服忠思孝無替負

荷涪音懼祠字久遠德音不形願斷堅石假辭紀美

卓斷音惟公信以許其友剛以固其志仁以殘其肌勇

以振其氣忠以摧其敵烈以死其事出乎內者合於

貞行乎外者貫於義是其所以奮百代而超千祀者

矣其志不亦宜乎數語似見廟貌斯存碑表攸託洛

陽城下思鄉之夢儻來後漢温序字次房為西羌校

宇所執欲降之序不從伏劍而死光武命送喪到洛

陽城旁為冢地長子壽為鄒平侯相夢序告之曰久

客思鄉里壽即弃官上書乞骸麒麟閣中即圖之詞

可繼漢書宣帝以趙充國有功德與霍光張安世韓

增魏相丙吉杜延年劉德梁丘賀蕭望之蘇武

等十人圖畫形貌于麒麟閣至成帝時西羌嘗有警

上思將帥之臣追美充國迺召黃門侍郎揚雄即趙

柳河東集卷五 五 中華書局聚

充國圖畫其銘曰

容貌而頌之  
貞以圖國義惟急病臨難忘身見危致命且難乃漢寵

死事周崇死政並見烈烈南公忠出其性控扼地利

奮揚兵柄東護吳楚西臨周鄭焚焚羣凶害氣彌盛

楚廬長蛇封豕踊躍不定封大也左傳吳為封屹彼

睢陽制其要領屹魚乙切要一遙切屹山高貌漢

衣者則為要領張騫傳注要衣要也領衣領也凡持

偵是也賊攻睢陽為雲梯勢如半虹置精兵二百於

將上推之臨城欲令騰入巡預於城潛鑿三穴候梯

鐵籠盛火焚之其梯中折不得進卒盡燒死偵伺也視

也鈴馬非艱析骸猶競鈴鉗通用○宣公十五年公

前浩浩烈士不聞濟師時許叔冀在譙郡尚衡在彭

不救兵食殲焉守逾三時公奮其勇單車載馳投軀無

告噬指而歸力窮就執猶抗其辭圭璧可碎堅貞不

虧解亦見前序寇力東盡兇威西慝孤城既拔渠魁受戮

慝女六切○慝慝也渠魁謂安慶緒雷霆之誅由我而速巢穴之固由

我而覆江漢淮湖羣生成育倬焉勳烈孰與齊躅躅

切玉天子震悼陟是元功旌褒有加命秩斯崇位尊九

牧禮視三公建茲祠宇式是形容牲牢伊碩黍稷伊

豐虔虔孝嗣望慕無窮刊碑河澚萬古英風大曆十二年四月

月以南霽雲子為歙州別駕又貞元二年二月授承嗣官旌忠烈之後

唐柳河東集卷第五

東萊卷五

...

...

...

...

...

...

...

...

...

...

...



唐柳河東集卷第六

明橋李蔣之翹輯注

碑

曹溪第六祖賜謚大鑒禪師碑

六祖惠能也姓盧氏新州人化

于新州國恩寺憲宗時賜謚大鑒塔曰元和靈照子厚在柳州時作○昌黎學業正大絕

無異端外說之文縱有之亦只諭以吾道文章人品子厚俱不及遠甚矣乃蘇子瞻謂子

厚南遷始究佛之法誤也邵伯温曰東坡於古

人但寫淵明子美太白退之詩為南華寫子厚六祖大美禪師碑南華又欲寫劉

夢得碑則辭之

扶風公廉問嶺南三年

元和八年十二月以桂管觀察使馬總為嶺南節度使扶

風也以佛氏第六祖未有稱號疏聞于上詔謚大鑒

禪師塔曰靈照之塔元和十年十月十三日下尚書

祠部符到都府

都府節度府也

公命部吏洎州司功掾告于

其祠幢蓋鐘鼓增山盈谷萬人咸會若聞鬼神江幢傳切

其時學者千有餘人莫不欣踴奮厲如師復生則又

感悼涕慕如師始亡愚民佞佛其因言曰自有生物

則好鬪奪相賊殺喪其本實詩乖淫流莫克返于初

詩蒲昧切又音勃○詩亂也孔子無大位沒以餘言持世更楊墨

黃老益雜其術分裂而吾浮圖說後出推離還源合

所謂生而靜者禮記人生而梁氏好作有為師達摩

譏之空術益顯摩當作磨莫臥切○後魏大和十年

法云自釋迦相傳有衣鉢為記世相付授達摩賣衣

鉢浮海而來至梁詰武帝問以有為之事曰朕造

寺寫經度僧不可勝紀有功德達摩曰並無功德

此但人天小果如影隨形雖有非實不悅乃之魏隱

於嵩山少為初祖六傳至大鑒是為二祖惠可傳璨

弘忍是為五祖忍傳惠能是為六祖大鑒始以能勞苦服役一聽其言言希以究師用感動遂授信具高僧

傳能初見忍師忍試之曰汝從何來對曰嶺表來參  
禮惟求作佛忍曰嶺南人無佛性能曰人有南北佛  
性無南北曰汝作何功德曰願竭力抱石而春供衆  
而已既和其偈忍遂以衣鉢寄托曰小子識之信具  
也衣鉢遁隱南海上人無聞知又十六年度其可行乃

居曹溪

度徒洛切○咸亨中能未遇忍師嘗往韶州

誓求師而貪住寺取乎道也何異却行歸舍乎遂去

後十六年居曹溪亦韶州地名一統志云在府

城東南梁時有天竺國僧自西來汎曹溪口聞異

香曰上流必有勝地尋之遂開山立石云百七十年

後當遇無上法師在此演爲人師會學去來嘗數千

人其道以無爲爲有以空洞爲實以廣大不蕩爲歸

其教人始以性善終以性善不假耘鋤本其靜矣中

宗聞名使幸臣再徵不能致取其言以爲心術其說

具在今布天下凡言禪皆本曹溪高僧傳武太后孝

詔赴京闕續遣中官薛大鑒去世百有六年先天二  
簡往詔復謝病不起  
卒至元和十二年凡治廣部而以名聞者以十數莫  
戊戌爲一百六十六年



挹其道爰施在溪之曹厖合猥附不夷其高傳告咸

陳惟道之喪生而性善在物而具荒流奔軼乃萬其

趣軼徒結切○說文軼車相出也匪思愈亂匪覺滋誤由師內鑒咸

護于素不植乎根不耘乎苗中一外融有粹孔昭在

帝中宗聘言于朝陰翊王度俾人逍遙越百有六祀

號謚不紀由扶風公告今天子尚書既復大行乃誄

復奏復也注見前卷睢陽廟碑誄累前人之功德而述之也光于南土其法再起

厥徒萬億同悼齊喜惟師教所被洎扶風公所履咸

戴天子天子休命嘉公德美溢于海夷浮圖是視師

以仁傳公以仁理謁辭圖堅永胤不已

南嶽彌陀和尚碑子厚貞元十八年為藍田尉照死於七月十九日此碑蓋

七月後作按南嶽即衡山也在今湖廣衡州府

在代宗時有僧法照為國師乃言其師南嶽大長老



有異德天子南嚮而禮焉度其道不可徵乃名其居

曰般舟道場用尊其位

度徒洛切○子厚嘗為般舟和尚第二碑蓋指日悟為般

舟和尚即此所謂般舟道場也

公始居山西南巖石之下人遺之食

則食不遺則食土泥茹艸木其取衣類是南極海裔

北自幽都來求厥道或植之崖谷羸形垢面躬負薪

標以為僕役而爇之乃公也

標音西爇音薛○詩薪之標之標積木燎之也

說文爇積也

凡化人立中道而教之權俾得以疾至故示

專念書塗巷刻谿谷不勤誘掖以援于下不求而道

備不言而物成人皆負布帛斬木石委之巖戶不拒

不營祠宇既具以泊于德宗申詔褒立是為彌陀寺

施之餘則與餓疾者不尸其功

施去聲

公始學成都唐

公次資川詵公詵公學於東山忍公皆有道至荊州

進學玉泉真公真公授公以衡山俾為教魁人從而

化者以萬計五祖忍公姓周黃梅人與四祖道信並

於忍惟唐公真公初法照居廬山由正定趨安樂國

及衡山承遠未詳由字一本作中○金陵語錄定有出定入定之意非

若士無所不定慧者見微而已不若止觀無所不見

見蒙惡衣侍佛者佛告曰此衡山承遠也出而求之

肖焉乃從而學傳教天下由公之訓公為僧凡五十

六年其壽九十一貞元十八年七月十九日終于寺

葬于寺之南岡刻石于寺大門之右銘曰曹無銘

一氣迴薄茫無窮其上無初下無終離而為合蔽而

通始末或異今焉同虛無混冥道乃融聖神無跡示

教功公之率眾峻以容公之立誠教其中教一作放服庇

艸木蔽穹隆仰攀俯取食以充形遊無極交大雄夫

子稽首師順風四方奔走雲之從經始尋尺成靈宮

始自蜀道至臨洪咨謀往復窮真宗弟子傳教國師

公化流萬億代所崇奉公寓形於南岡岡叶音宮幼曰弘

願惟孝恭立之茲石書立蹤之資盤故尋又丸靈宮

映木岳州聖安寺無姓和尚碑此子厚為永州司馬時作按岳州今為府

屬湖維某年月日岳州大和尚終於聖安寺凡為僧若干

年年若干有名無姓世莫知其閭里宗族所設施者

有問焉而以告曰性吾姓也其原無初其胄無終承

于釋師以系道本吾無姓邪法劍云者我名也實且

不有名惡乎存吾有名邪性海吾鄉也法界吾宇也

戒為之墉惠為之戶以守則固以居則安吾閭里不

具乎度門道品其數無極菩薩大士其衆無涯吾與

之戚而不吾異也吾宗族不大乎其道可聞者如此

而止苦薄胡切讀法華經金剛般若經數逾千萬或

薩桑葛切

譏以有爲曰吾未嘗作般般比未切若而也切。嗚呼

佛道逾遠異端競起惟天台大師爲得其說和尚紹

承本統以順中道凡受教者不失其宗高僧傳昔佛滅度後十有

三世至龍樹始用文字廣第一義諦嗣其學者號法性宗元魏高齊間有釋慧文默而識之授南嶽思大

師蔚然興於天台而其教益大生物流動趨向混亂

惟極樂正師爲得其歸和尚勤求端慤以成至願凡

聽信者不惑其道或譏以有跡曰吾未嘗行始居房

州龍興寺中徙居是州作道場于楞伽北峯不越閩

者五十祀徙居一作徙于楞音稜伽音茄閩苦本切與相同和尚凡所嚴事

皆世高德始出家事而依者曰卓然師居南陽立山

葬岳州南陽鄧州就受戒者曰道穎師居荊州弟子之首

曰懷遠師居長沙安國寺爲南嶽戒法歲來侍師會

其終遂以某月日塋于卓然師塔東若干步銘曰

道本於一離為異門以性為姓乃歸其根無名而名  
師教是尊假以示物非吾所存大鄉不居大族不親  
淵懿內朗冲虛外仁聖有遺言是究是勤惟動惟默  
逝如浮雲教久益微世罕究陳爰有大智出其真門  
師以顯示俾民惟新一作論情動生變物由湮淪爰授  
樂國參乎化源師以誘導俾民不昏道用不作神行  
無迹晦明俱如生死偕寂法付後學施之無斃斃夷益切  
墓從我師無忘真宅薦是昭銘刻茲貞石

碑陰記

無姓和尚既居是山曰凡吾之求非在外也吾不動

矣弘農楊公炎自道州以宰相徵過焉大曆四年八月以道州刺

史楊炎同平章事以為宜居京師強以行不可將以聞曰願

閑歲乃往明年楊去相位竄謫南海上終如其志建中



二年十一月炎自左僕射貶崖州司戶參軍趙郡李萼辯博人也為岳州

盛氣欲屈其道聞一言服為弟子河東裴藏之舉族

受教京兆尹弘農楊公某以其隱地為道場奉和州

刺史張惟儉買西峯廣其居凡以貨利委堂下者不

可選紀受之亦無言弘農楊公某楊憑也將終命其

大弟子懷遠授以道妙終不告其姓或曰周人也信

州刺史李某為之傳長沙謝楚為行狀博陵崔行儉

為性守一篇凡以文辭道和尚功德者不可悉數數上

聲○刺史李某一本云李位子厚集有位墓誌弘農公自餘杭命以行狀來

懷遠師自長沙以傳來楊憑元和四年為江西觀察

賀尉徙杭使余為碑既書其辭故又假其陰以記

龍安海禪師碑子厚在永州時作○碑雖稱南

禪通明論數語亦只淺淺者

佛之生也遠中國僅二萬里其沒也距今茲僅二千

歲

佛地論佛者覺也覺一切種智復能開覺有情如睡夢覺故名為佛姓釋迦號牟尼佛生天竺國在

大月氏東南以此地通安西者隴右之極邊也而天竺之道自此而通安西者隴右之極邊也而

之道自此而入則其道里之遠可知矣法顯記佛生於殷末道成於周初或云佛生於周昭王二十四年

在婆羅雙化教四十九年後於拘尸那城故傳道益微而

言禪最病拘則泥乎物誕則離乎真真離而誕益勝

故今之空愚失惑縱傲自我者皆誣禪以亂其教冒

于囂昏放于淫荒空愚夫空空之意囂魚中切其異

是者長沙之南曰龍安師師之言曰迦葉至師子二

十三世而離離而為達摩迦居一切葉書涉切○迦葉釋迦大弟子一名飲光

稱尊者達摩見前由達摩至忍五世而益離離而為

秀為能神秀姓李氏絳州尉氏人隋末出家為僧後

乃數伏曰此真吾師也便往事弘忍專以樵汲自役

以求其道咸亨五年弘忍卒秀乃往荆州居當陽山

則天聞其名追赴都秀同學僧惠能即六祖也往韶州寶林寺天下乃散傳其道謂秀為北宗能為南宗

南北相訾反戾鬪狠其道遂隱狠下嗚呼吾將合焉

且世之傳書者皆馬鳴龍樹道也二師之道其書具

存徵其書合於志可以不恩恩胡困切○摩訶摩耶

九十六種諸外道等邪見魏興破滅佛法有一比丘

曰馬鳴善說法要降伏一切諸外道輩七百歲已有

一比丘曰龍樹善說法於是北學於惠隱南求於馬

素高僧傳釋玄素字道清俗姓馬氏厥後江西嗣咸

黜其異以蹈乎中乖離而愈同空洞而益實作安禪

通明論推一而適萬則事無非真混萬而歸一則真

無非事推而未嘗推故無適混而未嘗混故無歸塊

然趨定至于旬時是之謂施用茫然同俗極乎流動

是之謂真常居長沙在定十四日人即其處而成室

宇遂為寶應寺去于湘之西人又從而負大木礮密

石以益其居又為龍安寺焉龔音尚書裴公某貞元三年

閏五月以國子司業裴胃為李公某八年十二月以

湖南觀察使七年徙江西以禮部侍郎呂渭為楊公

某十八年九月以太常御史中丞房公某房公某咸

尊師之道執弟子禮凡年八十一為僧五十三暮元

和三年二月九日而沒其弟子玄覺洎懷宜浩初等

狀其師之行謁余為碑子厚集有曰師周姓如海名

也世為士父曰擇交同州錄事參軍叔曰擇從尚書

禮部侍郎師始為釋其父奪之志使仕至成都主簿

不樂也天寶之亂復其初心嘗居京師西明寺又居

岫巖山終龍安寺塋其原岫巖本拘縷二音岫又音

山在衡州府城北有禹碑在其處銘曰

浮圖之修其奧為禪殊區異世誰得其傳遁隱乖離

浮游散遷莫徵旁行徒聽誣言空有互鬪南北相殘  
誰其會之楚有龍安龍安之德惟覺是則苞并絕異  
表正失惑貌昧形靜功流無極動言有爲彌寂而默  
祠廟之嚴我居不飾貴賤之來我道無得逝邪匪追  
至邪誰抑惟世之機惟道之微旣陳而明乃去而歸  
象物徒設真源無依後學誰師嗚呼茲碑嗚呼句一作動言事  
爲

唐柳河東集卷第六